周書卷十四

列傳第六

賀拔勝 弟岳 兄允

念賢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也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有如回者魏初爲大莫弗祖爾頭驍勇絕倫以良家子鎭武川因家焉獻文時茹茹數爲寇北邊患之爾頭將遊騎深入覘候前後以八十數悉知虜之倚伏後雖有寇至不能爲害以功賜爵龍城侯父度拔性果毅爲武川軍主魏正光末沃野鎭人破六汗拔陵反南侵城邑懷朔鎭將楊鈞聞度拔名召補統軍配以一旅其賊偽署王衞可孤徒黨尤盛既圍武川又攻懷朔勝少有志操善騎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時亦爲軍主從度拔鎭守既圍經年而外援不至勝

乃慷慨白楊鈞曰城圍蹙迫事等倒懸請告急於大軍乞師爲援
鈞許之乃募勇敢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而出賊追及之勝曰
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白臨淮王元彧曰懷朔被圍旦
夕淪陷士女延首企望官軍大王帝室藩維與國休戚受任征討
理宜唯敵是求今乃頓兵不進猶豫不決懷朔若陷則武川隨亦
危矣逆賊因茲銳氣百倍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謀亦不能爲大
王用也彧以勝辭義懇至許以出師還令報命勝復突圍而入賊
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賀拔破胡與官軍至矣城中乃開
門納之鈞復遣勝出覘武川而武川已陷勝乃馳還懷朔亦潰勝
父子遂爲賊所虜後隨度拔與德皇帝合謀率州里豪傑輿珍念
賢乙弗庫根尉遲眞檀等招集義勇襲殺可孤朝廷嘉之未及封
賞會度拔與鐵勒戰沒孝昌中追贈安遠將軍肆州刺史初度拔

殺可孤之後令勝馳告朔州刺史費穆奇勝才略厚禮留之遂委其事常爲遊騎于時廣陽王元深在五原爲破六汗賊所圍晝夜攻戰召勝爲軍主勝乃率募二百人開東城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遂退軍數十里廣陽以賊稍卻因拔軍向朔州勝常爲殿以功拜統軍加伏波將軍又隸僕射元纂鎮恆州時有鮮于阿胡擁朔州流民南下爲寇恆州城中人乃潛與謀以城應之勝與兄允弟岳相失南投肆州允岳投尒朱榮榮與肆州刺史尉慶賓搆隙引兵攻肆州肆州陷榮得勝大悅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勝委質事榮時杜洛周阻兵幽定葛榮據有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意欲屈君鎮之未知君意如何勝曰少逢兵亂險阻備嘗每思効力以報已知今蒙驅使寔所願也榮乃表勝爲鎮遠將軍別將領步騎五千鎮井陘孝昌末從榮入

洛以定策立孝莊帝功封易陽縣伯邑四百戶累遷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撫軍將軍從太宰元穆北征葛榮爲前鋒大都督戰於滏口大破之虜獲數千人時洛周餘燼韓婁在薊城結聚爲遠近之害復以勝爲大都督鎮中山婁素聞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元顥入洛陽孝莊帝出居河內榮徵勝爲前軍大都督領千騎與尒朱兆自硤石度大破顥軍擒其子領軍將軍冠受及梁將陳思保等遂前驅入洛拜武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增邑六百戶進爵眞定縣公遷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及榮被誅事起倉卒勝復隨世隆至于河橋勝以爲臣無讎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謁帝大悅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東征都督率騎一千會鄭先護討尒朱仲遠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與戰不利乃降之復與尒朱氏同謀立節閔帝以功拜

右衛將軍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齊神武懷貳尒
朱氏將討之度律自洛陽引兵兆起并州仲遠從滑臺三帥會於
鄴東時勝從度律度律與兆不平勝以臨敵搆嫌取敗之道乃與
斛斯椿詣兆營和解之反爲兆所執度律大懼遂引軍還兆將斬
勝數之曰爾殺可孤罪一也天柱薨後復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
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作逆爲國巨
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天下未聞天柱被戮以君誅
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賊密邇骨肉搆
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亾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勝既
得免行百餘里方追及度律軍齊神武既克相州兵威漸盛於是
尒朱兆及天光仲遠度律等衆十餘萬陣於韓陵兆率鐵騎陷陣
出齊神武之後將乘其背而擊之度律惡兆之驕悍懼其陵已勒

兵不肯進勝以其攜貳遂率麾下降於齊神武度律軍以此先退
遂大敗太昌初以勝爲領軍將軍尋除侍中孝武帝將圖齊神武
以勝弟岳擁衆關西欲廣其勢援乃拜勝爲都督三荆二郢南襄
南雍七州諸軍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加
授南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勝攻梁下溠戍擒其戍主尹道珍等
又使人誘動蠻王文道期率其種落歸款梁雍州刺史蕭續擊道
期不利漢南大駭勝遣大都督獨孤信軍司史寧歐陽酇城南雍
州刺史長孫亮南荆州刺史李魔憐大都督王元軌取久山白洎
都督拔略昶史仵龍取義城均口擒梁將莊思延獲甲卒數千人
攻馮翊安定馮陽並平之勝軍於樊鄧之間梁武敕續曰賀拔勝
北間驍將爾宜慎之續遂城守不敢出尋進位中書令增邑二千
戶進爵琅邪郡公續遣柳仲禮守穀城勝攻之未拔屬齊神武與

帝有隙詔勝引兵赴洛至廣州猶豫未進而帝已西遷勝還軍南陽遣右丞楊休之奉表入關又令府長史元頴行州事勝自率所部將西赴關中進至淅陽詔封勝太保錄尚書事時齊神武已陷潼關屯軍華陰勝乃還荆州州民鄧誕執元頴北引侯景勝至景逆擊之勝軍不利率麾下數百騎南奔梁在江表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常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懐德之志也既至長安詣闕謝罪朝廷嘉其還乃授太師後從太祖擒竇泰於小關加授中軍大都督又從太祖攻弘農勝自陝津先渡河東魏將高干遁勝追獲囚之下河北擒郡守孫晏崔乂從破東魏軍於沙苑追奔至河上仍與李弼別攻河東略定汾絳增邑幷前五千戶河橋之役勝大破東魏軍太祖命勝收其降卒而

還及齊神武悉衆攻玉壁勝以前軍大都督從太祖追之於汾北又從戰邙山時太祖見齊神武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齊神武相遇因告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持矟追齊神武數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齊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爲齊神武所害勝憤恨因動氣疾大統十年薨於位臨終手書與太祖曰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掃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願公內先協和順時而動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耳太祖覽書流涕久之勝長於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太祖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眞大勇也自居重位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又通率重義輕財

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餘卷而已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太祖不拜尋而自悔太祖亦有望焉後從太祖宴於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太祖大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贈定冀等十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太宰錄尚書事謚曰貞獻明帝二年以勝配享太祖廟庭勝無子以弟岳子仲華嗣大統三年賜爵樊城公魏廢帝時爲通直郎散騎常侍遷黃門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拜守廟下大夫孝閔帝踐祚襲爵琅邪公除利州刺史大象末位至江陵總管勝兄弟三人並以豪俠知名兄允字阿泥魏孝武時位至太尉封燕郡王爲神武所害

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爲太學生及長能左右馳射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之與父兄誅衛可孤之後廣陽王元深以岳爲帳內軍主又表爲彊弩將軍後與兄勝俱鎭恆州州陷投尒朱榮榮待之甚厚以爲別將尋爲都督每居帳下與計事多與榮意合益重之榮士馬旣衆遂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廷謂岳曰今女主臨朝政歸近習盜賊蜂起海內沸騰王師屢出覆亾相繼吾累世受恩義同休慼今欲親率士馬電赴京師內除君側外清逆亂取勝之道計將安出岳對曰夫立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彊位任隆重若首舉義旗伐叛匡主何往而不尅何向而不摧古人云朝謀不及夕言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榮與天穆相顧良久曰卿此言眞丈夫之志也未幾而魏孝明帝暴崩榮疑有故乃舉兵赴洛配岳甲卒二千爲先驅至河陰

榮既殺害朝士時齊神武爲榮軍都督勸榮稱帝左右多欲同之榮疑未決岳乃從容進而言曰將軍首舉義兵共除姦逆功勤未立逆有此謀可謂速禍未見其福榮尋亦自悟乃尊立孝莊岳又勸榮誅齊神武以謝天下左右咸言高歡雖復庸疏言不思難今四方尚梗事藉武臣請捨之收其後効榮乃止以定策功授前將軍太中大夫賜爵樊城郡男復爲榮前軍都督破葛榮於滏口遷平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坐事免詔尋復之從平元顥轉左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朝廷深以爲憂榮將遣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擁秦隴之兵足爲勍敵若岳往而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剋定恐讒愬生焉勝曰汝欲何計自安岳曰請尒朱氏一人爲元帥岳副貳之則可矣勝然之乃請於榮榮大悅乃以天光爲使持節督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雍州刺史以岳爲持節假衛將軍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代郡
侯莫陳悅爲右都督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時赤水蜀賊阻兵斷
路天光之衆不滿二千及軍次潼關天光有難色岳曰蜀賊草竊
而已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
公宜爲吾制之於是進軍賊拒戰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軍威
大振天光與岳進至雍州榮又續遣兵至時醜奴自率大衆圍岐
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仵同向武功南渡渭水援菩
薩攻柵已剋還岐州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擒其縣令二人獲甲
首四百殺掠其民以挑菩薩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
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彊盛往復數反菩薩乃
自驕踞令省事傳語岳岳怒曰我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
省事恃隔水應答不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是各

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爲一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進騎旣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至水淺可濟之處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齊進前後繼至半度岡東岳乃回與賊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勢軍至汧渭之閒宣言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待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之北百里細川使其太尉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其千人以下爲柵者有數處且戰

且守岳知其勢分乃密與天光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路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栅拔之卽擒元進諸所俘執皆放之自餘諸栅悉降岳星言徑趣涇州其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醜奴乃棄平亭而走欲向高平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之長坑一戰擒之高平城中又執蕭寶夤以降賊行臺万俟道洛率眾六千退保牽屯山岳攻之道洛敗率千騎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以爲大將軍天光又與岳度隴至慶雲所居水洛城慶雲道洛頻出城拒戰並擒之餘眾皆降悉坑之死者萬七千人三秦河渭瓜涼鄯州咸來歸款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一作逵降於平涼後復叛岳又討擒之天光雖爲元帥而岳功效居多加車騎將軍進爵爲伯邑二千戶尋授都督涇北豳二夏四州諸軍事涇州刺史進爵爲公天光入

洛使岳行雍州刺史建明中拜驃騎大將軍增邑五百戶普泰初
除都督二岐東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岐州刺史進封清水郡
公增邑通前三千戶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進位開府儀同三司
兼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二年加都督三雍三秦二岐
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天光將卒衆拒齊神武遣問計於岳岳報
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衆豈能爲敵然師克在
和但願同心戮力耳若骨肉離隔自相猜貳則圖存不暇安能制
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鎭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
進可以克敵退可以克全天光不從果敗岳率軍下隴赴雍擒天
光弟顯壽以應齊神武魏孝武即位加關中大行臺增邑千戶永
熙二年孝武密令岳圖齊神武遂刺心血持以寄岳詔岳都督二
雍二華二岐豳四梁三益巴二夏蔚寧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督

齊神武既忌岳兄弟功名岳懼乃與太祖協契語在太祖本紀岳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衆趣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託以牧馬於原州爲自安之計先是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解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等並擁衆自守至是皆款附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又會平涼受岳節度唯靈州刺史曹泥不應召乃通使於齊神武三年岳召侯莫陳悅於高平將討之令悅爲前驅而悅受齊神武密旨圖岳弗之知也而先又輕悅悅乃誘岳入營共論兵事令其壻元洪景斬岳於幕中朝野莫不痛惜之贈侍中太傅錄尚書都督關中三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武壯葬以王禮子緯嗣拜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錄岳舊德進緯爵霍國公尚太祖女侯莫陳悅少隨父爲駞牛都尉長於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作亂遂歸尒朱榮榮引爲府長流參軍稍遷大都督魏孝

莊帝初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柏人縣侯邑五百戶尒朱天光西討榮以悅爲天光右都督本官如故西伐克獲功亞於賀拔岳以本將軍除鄯州刺史建明中拜車騎大將軍渭州刺史進爵白水郡公增邑五百戶普泰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及天光赴洛悅與岳俱下隴趣雍州擒天光弟顯壽魏孝武初加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隴右諸軍事仍加秦州刺史及悅殺岳岳衆莫不服從悅猶豫不卽撫納乃遷隴右太祖勒衆討之悅遂亾敗語在太祖本紀悅子弟及同謀殺岳者八九人竝伏誅唯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神情恍忽不復如常恆言我纔睡卽夢見岳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破滅

念賢字蓋盧美容質頗涉書史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

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在天也何遽相乎少遭父憂居喪有孝稱後以破衞可孤功除别將尋招慰雲州高車鮮卑等皆降下之除假節平東將軍封屯留縣伯邑五百戶建義初爲大都督鎮井陘加撫軍將軍黎陽郡守尒朱榮入洛拜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太僕卿兼尚書右僕射東行臺進爵平恩縣公增邑五百戶普泰初除使持節瀛州諸軍事驃騎將軍瀛州刺史永熙中拜第一領民酋長加散騎常侍行南兖州事尋進號驃騎大將軍入爲殿中尚書加儀同三司魏孝武欲討齊神武以賢爲中軍北面大都督進爵安定郡公增邑一千戶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統初拜太尉出爲秦州刺史加太傅給後部鼓吹三年轉太師都督河涼瓜鄯渭洮沙七州諸軍事大將軍河州刺史久之還朝兼錄尚書事河橋之役賢不力戰乃先還自是

名譽頗減五年除都督秦渭原涇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薨於州
謚曰昭定賢於諸公皆爲父黨自太祖以下咸拜敬之子華性和
厚有長者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合州刺史

史臣曰勝岳昆季以勇略之姿當馳競之際並邀時投隙展效立
功始則委質尒朱中乃結款高氏太昌之後即帝圖高察其所由
固非守節之士及勝墜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亾奮翼關西感梁朝
之顧遇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其榮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之羸
兵抗三秦之勍敵奮其智勇克翦凶渠雜種畏威遐方慕義斯亦
一時之盛也卒以勳高速禍無備嬰戮惜哉陳涉首事不終有漢
因而創業賀拔元功夙殞太祖藉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信
乎其然矣

周書卷十四　列傳第六

金陵書局仿汲古閣本刻

周書卷十五

列傳第七

寇洛

李弼 弟檦

于謹 子寔

寇洛上谷昌平人也累世爲將吏父延壽和平中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洛性明辨不拘小節正光末以北邊賊起遂率鄉親避地於并肆因從尒朱榮征討及賀拔岳西征洛與之鄉里乃募從入關破赤水蜀以功拜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別將封臨邑縣男邑二百戶又從岳獲賊帥尉遲菩薩於渭水破侯伏侯元進於百里細川擒万俟醜奴於長坑洛每力戰竝有功加龍驤將軍都督進爵安鄉縣子累遷征北將軍衞將軍於平涼以洛爲右都督侯莫

汲古閣 毛氏

陳悅旣害岳欲并其衆時初喪元帥軍中惶擾洛於諸將之中最爲舊齒素爲衆所信乃收集將士志在復讎共相糾合遂全衆而反旣至原州衆咸推洛爲盟主統岳之衆洛復自以非才乃固辭與趙貴等議迎太祖魏帝以洛有全師之功除武衛將軍太祖至平涼以洛爲右大都督從討侯莫陳悅平之拜涇州刺史魏孝武西遷進爵臨邑縣伯邑五百戶尋進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大統初魏文帝詔曰往者侯莫陳悅遠同逆賊潛害故淸水公岳志在兼并當時造次物情驚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前涇州刺史大都督臨邑縣開國公寇洛忠款自心勳誠早立遂能糾合義軍以待大丞相見危授命推賢而奉此而不賞何以勸勵將來可加開府進爵京兆郡公封洛母朱氏爲襄城郡君又轉領軍將軍三年出爲華州刺史加侍中與獨孤

信復洛陽移鎮弘農四年從太祖與東魏戰於河橋軍還洛卒所部鎮東雍五年卒於鎮時年五十三贈使持節侍中都督雍華豳涇原三秦二岐十州諸軍事太尉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武子和嗣世宗二年錄勳舊以洛配享太祖廟庭賜和姓若口引氏改封松陽郡公後至開府儀同三司賓部中大夫洛弟紹位至上柱國北平郡公

李弼字景和遼東襄平人也六世祖根慕容垂黃門侍郎祖貴醜平州刺史父永太中大夫贈涼州刺史弼少有大志膂力過人屬魏室喪亂語所親曰丈夫生世會須履鋒刃平寇難安社稷以取功名安能碌碌依階資以求榮位乎魏永安元年尒朱天光辟爲別將從天光西討破赤水蜀以功拜征虜將軍封石門縣伯邑五百戶又與賀拔岳討万俟醜奴万俟道洛王慶雲皆破之弼恆先

鋒陷陣所向披靡賊咸畏之曰莫當李將軍前也天光赴洛弼因隸侯莫陳悅爲大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太昌初授淸水郡守恆州大中正尋除南秦州刺史隨悅征討屢有剋捷及悅害賀拔岳軍停隴上太祖自平涼進軍討悅弼諫悅曰岳既無罪而公害之又不能撫納其衆使無所歸宇文夏州收而用之得其死力咸云爲主將報讎其意固不小也今宜解兵謝之不然恐必受禍悅惶惑計無所出弼知悅必敗乃謂所親曰宇文夏州才略冠世德義可宗侯莫陳公智小謀大豈能自保吾等若不爲計恐與之同至族滅會太祖軍至悅乃棄秦州南出據險以自固翌日弼密通使太祖許背悅來降夜弼乃勒所部云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等何不束裝弼妻悅之姨也特爲悅所親委衆咸信之人情驚擾不可復定皆散走爭趣秦州弼乃先馳據城門以慰輯之遂擁衆以歸

太祖悅由此遂敗太祖謂弼曰公與吾同心天下不足平也破悅
得金寶奴婢悉以好者賜之仍令弼以本官鎮原州尋拜秦州刺
史太祖率兵東下徵弼爲大都督領右軍攻潼關及迴洛城剋之
大統初進位儀同三司尋又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從平竇泰先鋒陷敵斬獲居多太祖以所乘騅馬及竇泰
所著牟甲賜弼又從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於沙苑弼率軍居右而
左軍爲敵所乘弼呼其麾下六十騎身先士卒橫截之賊遂爲三
因大破以功拜特進爵趙郡公增邑一千戶又與賀拔勝攻剋河
東略定汾絳四年從太祖東討洛陽弼爲前驅東魏將莫多婁貸
文率眾數千奄至穀城弼倍道而前遣軍士鼓噪曳柴揚塵貸文
以爲大軍至遂遁走弼追躡之虜其眾斬貸文傳首大軍所翌日
又從太祖與齊神武戰於河橋每入深陷陣身被七創遂爲所獲

圍守數重弼徉若剖重頸絕於地守者稍懈弼睨其傍有馬因躍上西馳得免五年遷司空六年侯景據荊州弼與獨孤信禦之景乃退走九年從戰邙山轉太尉十三年侯景率河南六州來附東魏遣其將韓軌圍景於潁川太祖遣弼率軍援景諸將咸受弼節度弼至軌退王思政又進據潁川弼乃引還十四年北稽胡反弼討平之遷太保加柱國大將軍魏廢帝元年賜姓徒何氏太祖西巡令弼居守後事皆諮稟焉六官建拜太傅大司徒屬茹茹爲突厥所逼舉國請降弼率前軍迎之給前後部羽葆鼓吹賜雜綵六千段及晉公護執政朝之大事皆與于謹及弼等參議孝閔帝踐阼除大師進封趙國公邑萬戶前後賞賜累巨萬弼每率兵征討朝受令夕便引路不問私事亦未嘗宿於家其憂國忘身類皆如此兼復性沈雄有深識故能以功名終元年十月薨於位年六十

四世宗即日舉哀比葬三臨其喪發卒穿冢給大輅龍旂陳軍至於墓所謚曰武尋追封魏國公配食太祖廟庭子輝次子耀尚太祖女義安長公主遂以爲嗣輝大統中起家員外散騎侍郎賜爵義城郡公歷撫軍將軍大都督鎮南將軍散騎常侍輝常臥疾朞年太祖憂之日賜錢一千供其藥石之費及魏廢帝有異謀太祖乃授輝武衛將軍總宿衛事尋而帝廢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出爲岐州刺史從太祖西巡率公卿子弟別爲一軍孝閔帝踐阼除荆州刺史尋襲爵趙國公改魏國公保定中年加將軍天和六年進位柱國建德元年出爲總管梁洋等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時渠蓬二州生獠積年侵暴輝至州綏撫並來歸附璽書勞之輝既不得爲嗣朝廷以弼功重乃封輝邢國公位至開府子寬大象末上大將軍蒲山郡公輝

弟衍大象末大將軍員鄉郡公衍弟綸最知名有文武才用以功
臣子少居顯職歷吏部內史下大夫並獲當官之譽位至司會中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河陽郡公爲聘齊使主早卒子長雅嗣綸
弟晏建德中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趙郡公從高祖平齊歿於幷
州子憬以晏死王事卽襲其爵弼弟檦檦字靈傑長不盈五尺性
果決有膽氣少事尒朱榮魏永安元年以兼別將從榮破元顥拜
討逆將軍及榮被害檦從尒朱世隆奉榮妻奔河北又隨尒朱兆
入洛賜爵淝城郡男還都督普泰元年元樹自梁入據譙城檦從
行臺樊子鵠擊破之遷右將軍魏孝武西遷檦從大都督元斌之
與齊神武戰於成皐兵敗遂與斌之奔梁梁主待以賓禮後得逃
歸大統元年授撫軍將軍進封晉陽縣子邑四百戶壽爲太祖帳
內都督從復弘農破沙苑檦跨馬運矛衝鋒陷陣隱身鞍甲之中

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不知檦之形貌正自如是太祖初亦聞檦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歎之謂檦曰但使膽決如此何必須要八尺之軀也以功進爵爲公增邑四百戶尋從宇文貴與東魏將任祥堯雄等戰於潁川皆破之徵爲太子中庶子九年從戰邙山遷持節大都督十三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從弼討稽胡檦功居多除幽州刺史增邑三百戶十五年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廢帝初從趙貴征茹茹論功爲最改封封山縣公增邑幷前二千一百戶孝閔帝踐阼進位大將軍武成初又從豆盧寧征稽胡大獲而還進爵汝南郡公出爲總管延綏丹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四年卒於鎭贈恆朔等五州刺史檦無子以弼子椿嗣先以檦勳功封魏平縣子大象末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右宮伯改封河東郡公

于謹字思敬河南洛陽人也小名巨彌曾祖婆魏懷荒鎮將祖安定平涼郡守高平郡將父提隴西郡守荏平縣伯保定二年以謹著勳追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太保建平郡公謹性沈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閭里未有仕進之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吾所以優遊郡邑聊以卒歲耳太宰元穆見之歎曰王佐材也及破六汗拔陵首亂北境引茹茹爲援大行臺僕射元纂率衆討之衞聞謹名辟爲鎧曹參軍事從軍北伐茹茹聞大軍之逼遂逃出塞纂令謹率二千騎追之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之閒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者賊望見雖疑有伏兵旣恃其衆不以爲慮乃進軍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騧賊先所

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率餘軍擊之其追騎遂奔走因得入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治兵北伐引謹爲長流參軍特相禮接所有謀議皆與謹參之乃使其子佛陁拜焉其見待如此遂與廣陽王破賊主斛律野穀祿等時魏末亂羣盜蜂起謹乃從容謂廣陽王曰自正光以後海內沸騰郡國荒殘農商廢業今殿下奉義行誅遠臨關塞然醜類蟻聚其徒寔繁若極武窮兵恐非計之上者謹願稟大王之威略馳往喻之必不勞兵甲可致淸蕩廣陽王然之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領三萬餘戶竝款附相率南遷廣陽王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乜列河等歸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乜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一作以）待必指掌

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乜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乜列河之衆魏帝嘉之除積射將軍孝昌元年又隨廣陽王征鮮于修禮軍次白牛邏會章武王爲修禮所害遂停軍中山侍中元晏宣言於靈太后曰廣陽王以宗室之重受律專征今乃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其謀主風塵之隙恐非陛下之純臣矣靈太后深納之詔於尚書省門外立牓募能獲謹者許重賞謹聞之乃謂廣陽曰今女主臨朝取信讒佞脫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禍至無日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披露腹心自免殃禍廣陽許之謹遂到牓下曰吾知此人衆人共詰之謹曰我卽是也有司以聞靈太后引見之大怒謹備論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意稍解遂捨之尋加別將二年梁將曹義宗據守穰城數爲邊患乃令謹與行臺尚書辛纂率

兵討之相持累年經數十戰進拜都督宣威將軍冗從僕射孝莊帝卽位除鎭遠將軍尋轉直寢又隨太宰元天穆討葛榮平邢杲拜征虜將軍從尒朱天光破万俟醜奴封石城縣伯邑五百戶普泰元年除征北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又隨天光平宿勤明達別討夏州賊賀遂有伐一作代等平之授大都督從天光與齊神武戰於韓陵山天光旣敗謹遂入關賀拔岳表謹西鎭除衞將軍咸陽郡守太祖臨夏州以謹爲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長史及岳被害太祖赴平涼謹乃言於太祖曰魏祚陵遲權臣擅命羣盜蜂起黔首嗷然明公杖超世之姿懷濟時之略四方遠近咸所歸心願早建良圖以副衆望太祖曰何以言之謹對曰關右秦漢舊都古稱天府將士驍勇厥壤膏腴西有巴蜀之饒北有羊馬之利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養卒勸農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

兇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帝必嘉而西遷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太祖大悅會有敕追謹爲閤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之策魏帝納之尋而齊神武逼洛陽謹從魏帝西遷仍從太祖征潼關破迴洛城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進爵藍田縣公邑一千戶大統元年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其年夏陽人王遊浪聚據楊氏壁謀逆謹討擒之是歲大軍東伐謹爲前鋒至盤豆東魏將高叔禮守險不下攻破之拔虜其卒又因此拔弘農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齊神武至沙苑謹從太祖與諸將力戰破之進爵常山郡公增邑一千戶又從戰河橋拜大丞相府長史兼大行臺尚書稽胡帥夏州刺史劉平叛謹率衆討平之除大都督恆幷燕肆雲五州諸軍事大將軍恆州刺史入爲太子太師九

年復從太祖東征別攻柏谷塢拔之邙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僞降立於路左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集兵士於後奮擊齊神武軍遂亂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領司農卿及侯景款附請兵爲援太祖命李弼率兵應之謹諫曰侯景少習兵權情實難測且空厚其禮秩以觀其變卽欲遣兵良用未可太祖不聽尋復兼大行臺尚書丞相府長史率兵鎮潼關加授華州刺史賜秬鬯一卣圭瓚副焉俄拜司空增邑四百戶十五年進位柱國大將軍齊氏稱帝太祖征之以謹爲後軍大都督別封一子鹽亭縣侯邑一千戶魏恭帝元年除雍州刺史初梁元帝平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詧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兄譽遂結讎隙據襄陽來附仍請王師乃令謹率衆

出討太祖餞於靑泥谷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
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
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
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
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緜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
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
始皆戀邑居旣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也謹乃令中山公
護及大將軍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竪木柵於
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梁主屢遣兵於城南出戰
輒爲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
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虜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
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

諸鑾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立蕭管爲梁主振旅而旋太祖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護奴婢一千口及梁之寶物幷金石絲竹樂一部別封新野郡公邑二千戶護固辭太祖不許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護自以久當權勢位望隆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乃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徒及太祖崩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莫相率服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睠情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辭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人圖問鼎丞相志在匡救投袂荷戈故得國祚中興羣生遂性今上天降禍奄棄庶寮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

是家事素雖庸昧何敢有辭謹旣太祖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
乃趨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
亦再拜因是衆議始定孝閔帝踐阼進封燕國公邑萬戶遷太傅
大宗伯與李弼侯莫陳崇等參議朝政及賀蘭祥討吐谷渾也謹
遙統其軍授以方略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詔報曰昔
師尚父年踰九十召公奭幾將百歲皆勤王家自彊不息今元惡
未除九州不一將以公爲舟檝弘濟於艱難豈容忽二公之雅操
而有斯請朕用恧焉公若更執謙沖有司宜斷啟三年四月詔曰
樹以元首主乎教化率民孝悌置之仁壽是以古先明后咸若斯
典立三老五更躬自袒割朕以眇身處茲南面何敢遺此黃髮不
加尊敬太傅燕國公謹執德淯固爲國元老饋以乞言朝野所屬
可爲三老有司具禮擇日以聞謹上表固辭詔答不許又賜延年

杖高祖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屛之閒三老荅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以師道自居大司馬楚國公寧升階正舄皇帝升階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有司撤訖皇帝北面立而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誨之三老荅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唯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治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有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民無所

措其手足矣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荅拜焉禮成而出及晉公護東伐謹時老病護以其宿將舊臣猶請與同行詢訪戎略軍還賜鐘磬一部天和二年又賜安車一乘尋授雍州牧三年薨于位年七十六高祖親臨詔譙王儉監護喪事賜繒綵千段粟麥五千斛贈本官加使持節太師雍恆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及葬王公已下咸送出郊外配享於太祖廟庭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之謹亦竭其智能弼諧帝室故功臣之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閒言每教訓諸子務存靜退加以年齒遐長禮遇隆重子孫繁衍皆至顯

達當時莫與爲比焉子寔嗣
寔字賓實少和厚年未弱冠入太祖幕府從征潼關及迴洛城大
統三年又從復弘農戰沙苑以前後功封萬年縣子邑五百戶授
主衣都統河橋之役先鋒陷陣軍還寔又爲內殿除通直散騎常
侍轉太子右衛率加都督又從太祖戰於邙山十一年詔寔侍講
東宮侯景來附遣寔與諸軍援之平九曲城進大都督遷儀同三
司加散騎常侍十四年除尚書是歲太祖與魏太子西巡寔時從
太祖刻石於隴山之上錄功臣位以次鐫勒預以寔爲開府儀同
三司至十五年方授之尋除滑州刺史特給鼓吹一部進爵爲公
增邑二百戶魏恭帝二年羌東念姐率部落反結連吐谷渾每爲
邊患遣大將軍豆盧寧討之踰時不克又令寔往遂破之太祖手
書勞問賜奴婢一百口馬一百匹孝閔帝踐阼授民部中大夫進

爵延壽郡公邑二千戶又進位大將軍除勳州刺史入爲小司寇
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賊郝三郎等反攻逼丹州遣寔率衆討平之
斬三郎首獲雜畜萬餘頭乃除延州刺史五年襲爵燕國公進位
柱國以罪免尋復本官除涼州總管大象二年加上柱國拜大左
輔隋開皇元年薨贈司空謚曰安子顗大象末上開府吳州總管
新野郡公顗弟仲文大將軍延壽郡公仲文弟象賢儀同三司尚
高祖女寔弟翼自有傳翼弟義上柱國潼州總管建平郡公義弟
禮上大將軍趙州刺史安平郡公禮弟智初爲開府以受宣帝旨
告齊王憲反遂封齊國公尋拜柱國涼州總管大司空智初弟紹
上開府綏州刺史華陽郡公紹弟彌上儀同平恩縣公彌弟蘭上
儀同襄陽縣公蘭弟曠上儀同贈恆州刺史
史臣曰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悅意在兼并於時將有離心士

無固志洛撫緝散亂抗禦仇讎全師而還敵人絕覬覦之望度德而處霸王建匡合之謀此功故不細也李弼于謹懷佐時之略逢啟聖之運綢繆顧遇締構艱難帷幄盡其謨猷方面宣其庸績擬巨川之舟楫爲大廈之棟梁非惟攀附成名抑亦材謀自取及謹以耆年碩德譽重望高禮備上庠功歌司樂常以滿盈爲戒覆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

周書卷十五　列傳第七

金陵書局仿汲古閣本刻

周書卷十六

列傳第八

趙貴

獨孤信

侯莫陳崇 弟瓊 凱

趙貴字元貴天水南安人也曾祖達魏庫部尚書臨晉子祖仁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貴少穎悟有節槩魏孝昌中天下兵起貴率鄉里避難南遷屬葛榮陷中山遂被拘逼榮敗尒朱榮以貴為別將從討元顥有功賜爵燕樂縣子授伏波將軍武賁中郎將從賀拔岳平關中賜爵魏平縣伯邑五百戶累遷鎮北將軍光祿大夫都督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散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豈有常哉行之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朱伯厚王叔

汲古閣 毛氏

洽感意氣微恩尚能蹈履名節況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衆人乎涕泣歔欷於是從之者五十人乃詐降悅信之因請收葬岳言辭慷慨悅壯而許之貴乃收岳屍還與寇洛等糾合其衆奔平涼共圖拒悅貴首議迎太祖語在太祖紀太祖至以貴爲大都督領府司馬悅平以本將軍持節行秦州事當州大都督爲政清靜民吏懷之齊神武舉兵向洛使其都督韓軌進據蒲坂太祖以貴爲行臺與梁禦等討之未濟河而魏孝武已西入關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兼右衛將軍時曹泥據靈州拒守以貴爲大都督與李弼等率衆討之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又以預立魏文帝勳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尋授岐州刺史時以軍國多務藉貴力用遂不之部仍領大丞相府左長史加散騎常侍梁企定稱亂河右以貴爲隴西行臺率衆討破之從太祖復弘

農戰沙苑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中山郡公除
雍州刺史從戰河橋貴與怡峰爲左軍戰不利先還又從援玉壁
齊神武遁去高仲密以北豫州降太祖率師迎之與東魏人戰於
邙山貴爲左軍失律諸軍因此並潰坐免官以驃騎大都督領本
軍尋復官爵拜御史中尉加大將軍東魏將高岳慕容紹宗等圍
王思政於潁川貴率軍援之東南諸州兵亦受貴節度東魏人遏
洧水灌城軍不得至思政遂沒貴乃班師尋拜柱國大將軍賜姓
乙弗氏茹茹寇廣武貴擊破之斬首數千級收其輜重振旅而還
六官建以貴爲太保大宗伯改封南陽郡公孝閔帝踐阼遷太傅
大冢宰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初貴與獨孤信等皆與太祖等夷及
孝閔帝即位晉公護攝政貴自以元勳佐命每懷怏怏有不平之
色乃與信謀殺護及期貴欲發信止之尋爲開府宇文盛所告被

誅

獨孤信雲中人也本名如願魏氏之初有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爲部落大人與魏俱起祖俟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雲中鎭武川因家焉父庫者爲領民酋長少雄豪有節義北州咸敬服之信美容儀善騎射聖光末與賀拔度等同斬衛可孤由是知名以北邊喪亂避地中山爲葛榮所獲信既少年好自修飾服章有殊於衆軍中號爲獨孤郎及尒朱氏破葛榮以信爲別將從征韓婁信匹馬挑戰擒賊漁陽王袁肆周以功拜員外散騎侍郎尋轉驍騎將軍因鎭滏口元顥入洛榮以信爲前驅與顥黨戰於河北破之拜安南將軍賜爵爰德縣侯建明初出爲荊州新野鎭將帶新野郡守尋遷荊州防城大都督帶南鄉守頻典二部皆有聲績賀拔勝出鎭荊州乃表信爲大都督從勝攻梁下溠戍破之遷武衛將

軍及勝弟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勝乃令信入關撫岳餘衆屬太祖
已統岳兵信與太祖鄉里少相友善相見甚歡因令信入洛請事
至雍州大使元毗又遣信還荆州尋徵信入朝魏孝武雅相委任
及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信單騎及之於瀍澗孝武歎曰武衛遂能
辭父母捐妻子遠來從我世亂識貞良豈虛言哉卽賜信御馬一
匹進爵浮陽郡公邑一千戶時荆州雖陷東魏民心猶戀本朝乃
以信爲衛大將軍都督三荆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
臺大都督荆州刺史以招懷之信至武陶東魏遣其弘農郡守田
八能率蠻左之衆拒信於淅陽又遣其都督張齊民以步騎三千
出信之後信謂其衆曰今我士卒不滿千人而首尾受敵若卻擊
齊民則敵人謂爲退走必來要截未若先破八能遂奮擊八能敗
而齊民亦潰信乘勝襲荆州東魏刺史辛纂勒兵出戰士庶既懷

信遣憲信臨陣喻之莫不解體因而縱兵擊之纂大敗奔城趨門未及闔信都督楊忠等前驅斬纂語在忠傳於是三荊遂定就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東魏又遣其將高敖曹侯景等率衆奄至信以衆寡不敵遂率麾下奔梁居三載梁武帝方始許信還北信父母既在山東梁武帝問信所往信荅以事君無二梁武帝深義之禮送甚厚大統三年秋至長安自以虧損國威上書謝罪魏文帝付尚書議之七兵尚書陳郡王王言等議以爲邊將董戎龔行天罰喪師敗績國刑無捨荊州刺史獨孤如願任當推轂遠襲襄宛斬賊帥辛纂傳首京師論功語効寔合嘉賞但庸績不終旋致淪没責成之義朝寄有違然孤軍數千後援未接賊衆我寡難以自固既經恩降理絕刑書昔秦宥孟明漢捨廣利卒能改過立功埀芳竹帛以今方古抑有成規臣等參議請赦罪復其舊職魏文

帝詔曰如顧荊襄之役寔展功効既屬強寇力屈道窮歸賊不可
還朝路絕適事求宜未足稱過違難句吳誠貫夷險義全終始亙
可嘉歎復情存謙退款心謝責寛容議及恩降止云免咎斯則事
失權宜理乖通變可轉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其使持節儀同
三司浮陽郡公悉如故尋拜領軍仍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改封
河內郡公增邑二千戶時俘虜中有信親屬始得父凶問乃發喪
行服尋起爲大都督率衆與馮翊王元季海入洛陽頴豫襄廣陳
留之地竝相繼款附四年東魏將侯景等率衆圍洛陽信據金墉
城隨方拒守旬有餘日及太祖至瀍東景等退走信與李遠爲右
軍戰不利東魏遂有洛陽六年侯景寇荊州太祖令信與李弼出
武關景退以信爲大使慰撫三荊尋除隴右十州大都督秦州刺
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民有冤訟歷年不能斷決及信在州

事無壅滯示以禮敎勸以耕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民願附者數萬家太祖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為信七年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企定舉兵反詔信討之企定尋為其部下所殺而企定子弟仍收其餘衆信乃勒兵向萬年頓三交口賊併力拒守信乃詭道趨稠松嶺賊不虞信兵之至望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並出降加授太子太保邙山之戰大軍不利信與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齊神武追騎驚擾諸軍因此得全十二年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太祖令信率開府怡峯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值明尅之擒仲和虜其民六千戸送於長安拜大司馬十三年大軍東討時以茹茹為寇令信移鎭河陽十四年進位柱國大將軍錄尅下溠守洛陽破岷州平涼州等功增封聽迴授諸子於是第二子善封魏寍

縣公第三子穆文侯縣侯第四子藏義寧縣侯邑各一千戶第五子順項城縣伯第六子陁建忠縣伯邑各五百戶信在隴右歲久啟求還朝太祖不許或有自東魏來者又告其母凶問信發喪行服屬魏太子與世祖巡北邊因至河陽弔信信陳哀苦請終禮制又不許於是追贈信父庫者司空公追封信母費連氏常山郡君十六年大軍東討信率隴右數萬人從軍至崤坂而還遷尚書令六官建拜大司馬孝閔帝踐阼遷太保大宗伯進封衛國公邑萬戶趙貴誅後信以同謀坐免居無幾晉公護又欲殺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顯其罪逼令自盡於家時年五十五信風度弘雅有奇謀大略太祖初啟霸業唯有關中之地以隴右形勝故委信鎮之既為百姓所懷聲振鄰國東魏將侯景之南奔梁也魏收為檄梁文矯稱信據隴右不從宇文氏仍云無關西之憂欲以威梁人也

又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民有戴
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為鄰境及士庶所重如此子羅先在東
魏乃以次子善為嗣及齊平羅至善卒又以羅為嗣羅字羅仁大
象元年除楚安郡守授儀同大將軍善字伏陁幼聰慧善騎射以
父勳封魏寧縣公魏廢帝元年又以父勳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加侍中進爵長安郡公孝閔帝踐阼除河州刺史以父負
釁久廢於家保定三年乃授龍州刺史天和六年襲爵河內郡公
邑二千戶從高祖東討以功授上開府尋除兖州刺史政存簡惠
百姓安之卒於位年三十八贈使持節柱國定趙恆滄瀛五州諸
軍事定州刺史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貞皇后第七女隋文
獻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為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隋文帝踐
極乃下詔曰褒德累行往代通規追遠慎終前王盛典故使持節

桂國河內郡開國公信風宇高曠獨秀生人睿哲居宗淸猷映世
宏謨長策道著於弼諧緯義經仁事深於拯濟方當宣風廊廟亮
采台階而世屬艱危功高弗賞眷言令範事切于心今景運初開
椒闈肅建載懷塗山之義無忘襃紀之典可贈太師上柱國冀定
相滄瀛趙恆洺貝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封趙國公邑一萬戶謚
曰景追贈信父庫者使持節太尉上柱國定恆滄瀛平燕六州諸
軍事定州刺史封趙國公邑一萬戶謚曰恭信母費連氏贈太尉
恭公夫人
侯莫陳崇字尚樂代郡武川人其先魏之別部居庫斛眞水五世
祖曰太骨都侯其後世爲渠帥祖允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父
興殿中將軍羽林監崇少驍勇善馳射謹慤少言年十五隨賀拔
岳與尒朱榮征葛榮又從元天穆討邢杲平之以功除建威將軍

別從岳破元顥於洛陽還直寢後從岳入關破赤水蜀時万俟醜奴圍岐州遣其將李尉遲菩薩將兵向武功崇從岳力戰破之乘勝逐北解岐州圍又赴百里細川破賊帥侯伏侯元進柵醜奴率其餘衆奔高平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於是大呼衆悉披靡莫敢當之後騎益集賊徒因悉逃散遂大破之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寶劍金帶賞崇除安北將軍太中大夫都督封臨涇縣侯邑八百戶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崇與諸將同謀迎太祖太祖至軍原州刺史史歸猶爲悅守太祖遣崇襲歸崇潛軍夜往輕將七騎直到城下餘衆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遂不設備崇卽入據城門時李遠兄弟在城內先知崇來於是中外鼓噪伏兵悉起遂擒歸斬之以崇行原州事仍從平悅轉征西將軍又遣崇慰撫秦州別封廣武縣伯邑七

百戶大統元年除涇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大都督進爵爲公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彭城郡公邑三千戶三年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增邑二千戶四年從戰河橋崇功居多七年稽胡反崇率衆討平之尋除雍州刺史兼太子詹事十五年進位柱國大將軍轉少傅魏恭帝元年出爲寧州刺史遷尚書令六官建拜大司空孝閔帝踐阼進封梁國公邑萬戶加太保歷大宗伯大司徒保定三年崇從高祖幸原州高祖夜還京師竊怪其故崇謂所親人常昇曰吾昔聞卜筮者言晉公今年不利車駕今忽夜還不過是晉公死耳於是衆皆傳之或有發其事者高祖召諸公卿於大德殿責崇崇惶恐謝罪其夜護遣使將兵就崇宅逼令自殺禮葬如常儀謚曰躁護誅後改謚曰莊閔子芮嗣拜大將軍進位柱國從高祖東伐率衆守太行道幷州

平授上柱國仍從平鄴拜大司馬崇弟瓊字世樂年八歲喪父養母至孝善事諸兄內外莫不敬之以軍功封靈丘縣男邑三百戶從魏孝武入關爲太祖直盪都督大統二年遷尚藥典御三年拜太子右衛率進爵爲侯從獨孤信征梁企定累遷北秦州刺史十四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阼進爵武安縣公增邑幷前二千戶出爲郢州刺史武成二年遷金州總管六州諸軍事金州刺史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天和四年轉荊州總管十四州八防諸軍事荊州刺史尋進位柱國進爵同昌郡公建德二年拜大宗伯出爲秦州總管四年從高祖東伐爲後二軍總管尋改封武威郡公大象二年加上柱國瓊弟凱字敬樂性剛正頗好經史隨兄崇以軍功賜爵下蔡縣男大統元年爲東宮侍書從太祖擒竇泰破沙苑陣以功拜盪遠將軍累遷羽林監東宮洗馬太子庶子

進授都督十四年兄崇以平原州功賜爵靈武縣侯詔聽轉授凱
累遷東宮武衛率尚書右丞轉左丞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六官建授司門下大夫孝閔帝踐阼拜工部中大夫進位開府儀
同三司轉司憲中大夫進爵爲公復除工部中大夫世宗初出爲
宕州刺史武成二年入爲禮部中大夫保定中復爲陵州刺史轉
丹州刺史所在頗有政績天和中入爲司會中大夫建德二年爲
聘齊使主

史臣曰蕭何文吏自愛懼秦法誅戮乃推奉漢高李通家傳讖術
知劉氏當興遂翊戴光武終而白水復禹中陽纂堯方策以爲美
談功臣仰其徽烈趙貴志懷忠義首倡大謀爰啟聖明克復讎恥
關中全百二之險周室定三分之業彼此一時足爲連類獨孤信
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照鄰國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

當戰爭之利輕騎啟高平之扉匹馬得長坑之捷竝以宏材遠略附鳳攀龍績著元勳位居上袞而識懃明悊咸以凶終惜哉信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

初魏孝莊帝以尒朱榮有翊戴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太祖建中興之業始命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總百揆督中外軍魏廣陵王欣元氏懿戚從容禁闈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爲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云今幷十二大將軍錄之於左

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虎

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廣陵王元欣一作復
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宗伯趙郡開國公李弼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馬河內郡開國公獨孤信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寇南陽郡開國公趙貴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空常山郡開國公于謹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少傅彭城郡開國公侯莫陳崇

右與太祖爲八柱國後竝改封此竝太祖時爵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保廣平王元贊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淮王元育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齊王元廓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秦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章武郡開國公
宇文導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平原郡開國公侯莫陳順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雍七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高陽郡開國公達奚武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陽平公李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范陽郡開國公豆盧寍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化政郡開國公宇文貴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荆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博陵郡開國公賀蘭祥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陳留郡開國公楊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武威郡開國公王雄

右十二大將軍又各統開府二人每一開府領一軍兵

是爲二十四軍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將軍外念賢及王思政亦作大將軍然賢作牧隴右思政出鎭河南竝不在領兵之限此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矣咸是散秩無所統御六柱國十二大將軍之後有以位次嗣掌其事者而德望素在諸公之下不得預於此列

周書卷十六　列傳第八

金陵書局仿汲古閣本刻

周書卷十七

列傳第九

梁禦　若干惠　怡峰　劉亮　王德

梁禦字善通其先安定人也後因官北邊遂家於武川改姓爲紇豆陵氏高祖俟力提從魏太祖征討位至揚武將軍定陽侯禦少好學進趨詳雅及長更好弓馬尒朱天光西討知禦有志略引爲左右授宣威將軍都將共平關右除鎮西將軍東益州刺史第一領民酋長封白水縣伯邑三百戶轉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後

從賀拔岳鎮長安及岳被害與諸將同謀翊戴太祖從征侯莫陳悅遷武衛將軍太祖既平秦隴方欲引兵東下雍州刺史賈顯持兩端通使於齊神武太祖微知其意以禦爲大都督雍州刺史領前軍先行既與顯相見因說顯曰魏室陵遲天下鼎沸高歡志在凶逆梟夷非遠宇文夏州英姿不世算略無方方欲扶危定傾匡復京洛公不於此時建立功効乃懷猶豫恐禍不旋踵矣顯卽出迎太祖禦遂入鎮雍州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統元年轉右衛將軍進爵信都縣公邑一千戶尋授尚書右僕射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公增邑一千五百戶出爲東雍州刺史爲政舉大綱而已民庶稱焉四年薨於州臨終唯以國步未康爲恨言不及家贈太尉尚書令雍州刺史諡曰武昭子睿襲爵天和中拜開府儀同三司以禦佐命有功進蔣

國公大象末除益州總管加授柱國睿將之任而王謙舉兵拒不受代仍詔睿爲行軍元帥討謙破之進位上柱國

若干惠字惠保代郡武川人也其先與魏氏俱起以國爲姓父樹利周從魏廣陽王深征葛榮戰没贈冀州刺史惠年弱冠從尒朱榮征伐定河北破元顥以功拜中堅將軍復以别將從賀拔岳西征解岐州圍擒万俟醜奴平永洛定隴右每力戰有功封北平縣男邑二百戶累遷鎮遠將軍都督直寢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惠與寇洛趙貴等同謀翊戴太祖仍從平悅拜直閤將軍魏孝武西遷除右衛將軍大都督進爵魏昌縣伯邑五百戶出爲北華州刺史加使持節驃騎將軍大統初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惠每先登陷陣加侍中開府進爵長樂郡公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戶四年魏

文帝東巡洛陽與齊神武戰於河橋惠力戰破之大收降卒七年遷中領軍及高仲密舉北豫州來附太祖帥師迎之軍至洛陽齊神武於邙山將以邀我太祖乃徙輜重於瀍曲夜勒兵襲之及戰惠爲右軍與中軍大破之逐北數里虜其步卒齊神武兵乃萃於左軍軍將趙貴等與戰不利諸軍因之並退時會日暮齊神武兵屢來攻惠惠擊之皆披靡至夜中齊神武騎復來追惠惠徐乃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異乎乃建旗鳴角收諸敗軍而還齊神武追騎憚惠疑有伏兵不敢逼至弘農見太祖陳賊形勢恨其垂成之功覆於一簣於是歔欷不能自勝太祖壯之尋拜秦州刺史未及之部遷司空惠性剛質有勇力容貌魁岸善于撫御將士莫不懷恩人思効節十二年東魏將侯景侵襄州惠率兵擊走之明年景請內附朝議欲收輯河南令惠以本

官鎮魯陽以爲聲援遇疾薨於軍惠於諸將年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太祖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乎太祖聞之即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此及薨太祖爲之流涕者久之惠喪至又臨撫焉贈本官加秦州刺史謚曰武烈子鳳嗣鳳字達摩少沈深有識度大統末襲父爵長樂郡公尚太祖女魏廢帝二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三年除左宮伯尋出爲洛州刺史徵拜大馭中大夫保定四年追錄佐命之功封鳳徐國公增邑幷前五千戶建德二年拜柱國

怡峰字景阜遼西人也本姓默台因避難改焉高祖寬燕遼西郡守魏道武時率戶歸朝拜羽眞賜爵長蛇公曾祖文冀州刺史峰少從征役以驍勇聞永安中假龍驤將軍爲都將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以功授給事中明威將軍轉征虜將軍都督賜爵蒲陰縣

男及岳被害峰與趙貴等同謀翊戴太祖進爵爲伯時原州刺史史歸猶爲侯莫陳悅守太祖令峰與侯莫陳崇討擒之及齊神武與魏孝武帝構隙帝頻敕太祖簡銳卒入衞京邑太祖乃令峰與都督趙貴等率輕騎赴洛陽至潼關值魏孝武西遷峰卽從太祖拔囘洛復潼關拜安東將軍華州刺史尋轉大都督討曹泥有功進爵華陽縣公邑一千戶大統二年從太祖破竇泰於小關還拜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從復弘農破沙苑進爵樂陵郡公仍與元季海獨孤信復洛陽峰率奇兵至成皋入其郛收其戶口而還東魏遣行臺任祥率步騎萬餘攻潁川峰復以輕騎五百邀擊之自是威名轉盛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東魏圍洛陽峰與季海守金墉太祖至圍解卽與東魏戰於河橋時峰爲左軍不利與李遠先還太祖因此班師詔原其罪拜東西北三夏州諸軍事

夏州刺史後與于謹討劉平伏從解玉壁圍平柏谷塢並有功涼
州刺史宇文仲和反峰與于謹討之十五年東魏圍潁川峰與趙
貴赴援至南陽遇疾卒時年五十峰沈毅有膽略得士卒心當時
號爲驍將太祖嗟悼者久之贈華州刺史謚曰襄威子昂嗣官至
開府儀同三司朝廷追錄峰功封昂鄭國公昂弟光少以峰勳賜
爵安平縣侯起家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司士中大夫左武伯出爲
汾涇豳三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進爵龍河縣公光弟春少知
名歷官吏部下大夫儀同三司

劉亮中山人也本名道德祖祐連魏蔚州刺史父持眞鎭遠將軍
領民酋長魏大統中以亮著勳追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恆州
刺史亮少倜儻有從橫計略姿貌魁傑見者憚之普泰初以都督
從賀拔岳西征解岐州圍擊侯伏侯元進万俟道洛万俟醜奴宿

勤明達及諸賊亮常先鋒陷陣以功拜大都督封廣興縣子邑五百戶侯莫陳悅害岳亮與諸將謀迎太祖悅平悅之黨豳州刺史孫定兒仍據州不下涇秦靈等諸州悉與定兒相應眾至數萬推定兒爲主以拒義師太祖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之備亮乃將二十騎先豎纛於近城高嶺即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卒見亮至眾皆駭愕莫知所爲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恟懼一時降服於是諸州羣賊皆即歸款及太祖置十二軍簡諸將以將之亮領一軍每征討常與怡峰俱爲騎將魏孝武西遷以迎駕功除使持節右光祿大夫左大都督南秦州刺史大統元年以復潼關功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饒陽縣伯邑五百戶尋加侍中從擒竇泰復弘農及沙苑之役亮並力戰有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

進爵長廣郡公邑通前二千戶以母憂去職居喪毀瘠太祖嗟其至性每愛惜之俄起復本官亮以勇敢見知為時名將兼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太祖乃謂之曰卿文武兼資卽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十年出為東雍州刺史為政清淨百姓安之在職三歲卒於州時年四十喪還京師太祖親臨之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令鴻臚卿監護喪事追贈太尉謚曰襄配享太祖廟庭子昶尚太祖女西河長公主大象中位至柱國秦靈二州總管以亮功封彭國公邑五千戶昶弟靖天水郡守靖弟恭開府儀同三司饒陽縣伯恭弟幹上儀同三司褒中侯

王德字天恩代郡武川人也少善騎射雖不經師訓而以孝悌見稱魏永安二年從尒朱榮討元顥攻河內應募先登以功除討夷將軍進爵內官縣子又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平之別封深澤縣

男邑二百戶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及侯莫陳悅害岳德與寇洛等定議翊戴太祖加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平涼郡守德雖不知書至於斷決處分良吏無以過也涇州所部五郡而德常爲最及魏孝武西遷以奉迎功進封下博縣伯邑五百戶行東雍州事在州未幾百姓懷之賜姓烏丸氏大統元年拜衞將軍右光祿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其後常從太祖征伐累有戰功又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加開府侍中進爵河閒郡公增邑通前二千七百戶先是河渭閒種羌屢叛以德有威名爲夷民所附除河州刺史德綏撫有方羣羌率服十三年授大都督原靈顯三州五原蒲川二鎭諸軍事十四年除涇州刺史卒於州謚曰獻德性厚重廉慎言行無擇母年幾百歲後德終子慶小名公奴性謹厚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家貧

無以葬乃賣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
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

史臣曰梁禦等負將率之材藴驍銳之氣遭逢喪亂馳騖干戈艱難險阻備嘗而功名未立及殷憂啟聖豫奉興王參謀締構之初宣力經綸之始遂得連衡灌酈方駕張徐可謂遇其時也竝中年即世遠志未申惜哉惠德本以果毅知名而能率由孝道難矣圖史所歎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不然矣

周書卷十七　列傳第九

金陵書局仿汲古閣本刻

周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

王羆 子慶遠　孫述

王思政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王遵之後世爲州郡著姓羆剛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郡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先是南岐東益氏羌反叛王師戰不利乃令羆領羽林五千鎮梁州討平諸賊還授右將軍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郡俸祿殷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即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梁將曹義宗圍荆州敕羆與別將裴衍率兵赴救遂與梁人戰大破之于時諸方鼎沸所在凋殘荆州新經寇難尤藉慰撫以羆爲荆州

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復遣曹義宗衆數萬圍荆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旣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遺羆鐵劵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煮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擐甲冑大呼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羆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尋遷車騎大將軍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太祖徵兵爲勤王之舉請前驅效命遂爲大都督鎭華州魏孝武西遷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外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之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投城遁走時關中大飢徵稅民閒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箠楚以

是人有逃散唯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臥貊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時茹茹渡河南寇候騎已至豳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左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謂其使曰若茹茹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羆輕侮權勢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羆爲其設食使乃裂其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有客與羆食瓜客削瓜侵

膚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愧
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撻扑乃手自取鞾履
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親自稱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尙其均平嗤
其鄙碎大統七年卒於鎭贈太尉
子慶遠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閤將軍先羆卒孫述嗣
述字長述少聰敏有識度年八歲太祖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
足爲不朽即以爲鎭遠將軍拜太子舍人以祖憂去職述幼喪父
爲羆所鞠養及居喪深合禮度于時東西交爭金革方始羣官遭
喪者卒哭之後皆起令視事述請終禮制辭理懇切太祖命中使
就視知其哀毀乃特許之喪畢襲爵扶風郡公累遷上大將軍
王思政字思政太原祁人容貌魁偉有籌策魏正光中解褐員外
散騎侍郎屬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率兵討

之啟思政隨軍軍事所有謀議竝與之參詳時魏孝武在藩素聞其名顯軍還乃引爲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遷安東將軍預定策功封祁縣侯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高歡之心行路所共知矣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一人可禦萬夫且士馬精彊糧儲委積進可以討除逆命退可以保據關河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效若聞車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年閒習戰陣勸耕桑修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樗蒱取之物既盡太祖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徧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羣

公將徧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羇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效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爲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即拔所佩刀橫於膝上攬樗蒱拊髀擲之比太祖止之已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自此之後太祖期寄更深轉驃騎將軍令募精兵從獨孤信取洛陽仍共信鎮之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時陷害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將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并州刺史仍鎮玉壁八年東魏來寇思政守禦有備敵人

晝夜攻圍卒不能克乃收軍還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復命思政鎮弘農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荊州刺史州境卑溼城塹多壞思政方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治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太祖命舉代己者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擁兵梁鄭爲東魏所攻景乃請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卽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畧地乃密遣送款於梁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鎭太祖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中書令河南大行臺河

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東魏太尉高嶽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嶽恃其眾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突嶽眾不敢當引軍亂退嶽知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晝夜攻之思政亦作火穳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嶽眾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齊文襄更益嶽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涌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亾在於晷漏誠知殺

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一萬來攻自至堰下督勵士卒水壯城北面遂崩水便滿溢無措足之地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重任本望平難立功精誠無感遂辱王命今力屈道窮計無所出唯當效死以謝朝恩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固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城既無外援亦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

資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及齊受禪以為都官尚書子秉

史臣曰王羆剛峭有餘弘雅未足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勍敵梁人為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之眾抗傾國之師率疲乏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隣聽雖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

金陵書局做汲古閣本刻

周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一

達奚武 子震
侯莫陳順
豆盧寧
宇文貴
楊忠
王雄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祖眷魏懷荒鎮將父長汧城鎮將武少倜儻好馳射爲賀拔岳所知岳征關右引爲别將武遂委心事之以戰功拜羽林監子都督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武與趙貴收岳屍歸平涼同翊戴太祖從平悅除中散大夫都督封須昌縣伯邑三

百戶魏孝武入關授直寢轉大丞相府中兵參軍大統初出爲東
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爵爲公齊神武與竇泰高敖曹三道來
侵太祖欲幷兵擊竇泰諸將多異議唯武及蘇綽與太祖意同遂
擒之齊神武乃退太祖進圖弘農遣武從兩騎覘候動靜武與其
候騎遇卽便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太祖復遣
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百步下馬潛聽得
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
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從破之除大都督進爵高陽郡公
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四年太祖援洛陽武率騎一千爲前鋒
至穀城與李弼破莫多婁貸文進至河橋武又力戰斬其司徒高
敖曹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北雍州刺史復戰
邙山時大軍不利齊神武乘勝進至陝武率兵禦之乃退久之進

位大將軍十七年詔武率兵三萬經略漢川梁將楊賢以武興降梁深以白馬降武分兵守其城梁梁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固守南鄭武圍之數旬循乃請服武爲解圍會梁武陵王蕭紀遣其將楊乾運等將兵萬餘人救循循於是更據城不出恐援軍之至表裏受敵乃簡精騎三千逆擊乾運於白馬大破之乾運退走武乃陳蜀軍俘級於城下循知援軍被破乃降率所部男女三萬口入朝自劍以北悉平明年武振旅還京師朝議初欲以武爲柱國武謂人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不受以大將軍出鎮玉壁武乃量地形勝立樂昌胡營新城三防齊將高苟子以千騎攻新城武邀擊之悉虜其衆孝閔帝踐祚拜柱國大司寇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詔武與楊忠迎消難以歸武成初轉大宗伯進封鄭國公邑萬戶齊將斛律敦侵汾絳武以萬騎禦之敦退

武築柏壁城置開府權嚴辭羽生守之保定三年遷太保其年大軍東伐隋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自東道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還武尚未知齊將斛律明月遺武書曰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武覽書乃班師出爲同州刺史明年從晉公護東伐時尉遲迥圍洛陽爲敵所敗武與齊王憲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事豈可將數營士眾一旦棄之乎憲從之遂全軍而返天和三年轉太傅武賤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止一兩人而已外門不施戟恆晝掩一扉或謂武曰公位冠羣后功名蓋世出入儀衞須稱具瞻何輕率若是武曰子之言非吾心也吾在布衣豈望富貴不可頓忘

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言者慙而退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天旱高祖敕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祈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靈奧岳既高峻千仞壁立巖路嶮絕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唯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草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祗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高祖聞之璽書勞武曰公年尊德重弼諧朕躬比以陰陽愆序時雨不降命公求祈止言廟所不謂公不憚危險遂乃遠陟高峯但神道聰明無幽不燭感公至誠甘澤斯應聞之嘉賞無忘于懷今賜公雜綵百匹公其善思嘉猷匡朕不逮

念坐而論道之義勿復更煩筋力也武性貪悋其爲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以武勳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焉五年十月薨年六十七贈太傅十五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桓子震嗣

震字猛略少驍勇便騎射走及奔馬膂力過人大統初起家員外散騎常侍太祖嘗於渭北校獵時有兎過太祖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兎顧馬纔起遂廻身騰上太祖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賜武雜綵一百段十六年封昌邑縣公一千戶累遷撫軍將軍銀靑光祿大夫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世宗初拜儀同右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普寧縣公武平初進爵廣平郡公除華州刺史震雖生自膏腴少習武藝然導民訓俗頗有治方秩

瀛還朝爲百姓所戀保定四年大軍東討諸將皆奔退震與敵交戰軍遂獨全天和元年進位大將軍率衆征稽胡破之六年拜柱國建德初襲爵鄭國公出爲金州總管十一州九防諸軍事金州刺史四年從高祖東伐爲前三軍總管五年又從東伐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攻克義寧烏蘇二鎮破幷州進位上柱國仍從平鄴賜妾二八女樂一部及珍玩等拜大宗伯震父嘗爲此職時論榮之宣政中出爲原州總管三州二鎮諸軍事原州刺史尋罷歸隋開皇初薨于家震弟慧車騎將軍渭南縣子大象末爲益州刺史與王謙據蜀起兵尋敗被誅

侯莫陳順太保梁國公崇之兄也少豪俠有志度初事尒朱榮爲統軍後從賀拔勝鎮井陘武泰初討葛榮平邢杲征韓婁皆有功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又從破元顥進盪朔將軍越騎校尉普泰元

年除持節征西將軍封木門縣子邑三百戶尋加散騎常侍千牛
備身衛將軍閤內大都督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太祖同里閈素相
友善且其弟崇先在關中太祖見之甚歡乃進爵彭城郡公邑一
千戶大統元年拜衛尉卿授儀同三司及梁企定圍逼河州以順
爲大都督與趙貴討破之即行河州事後從太祖破沙苑以功增
邑千戶四年魏文帝東討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留鎮長安
時趙青雀反盟及惠達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順於渭橋與賊戰頻
破之賊不敢出魏文帝還親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
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南岐州氐苻安壽自號太白王攻破武都
州郡騷動復以順爲大都督往討之而賊屯兵要險軍不得進順
乃設反閒離其腹心立信賞誘其徒屬安壽知勢窮迫遂率部落
一千家赴軍款附時順弟崇又封彭城郡公封順河間郡公明年

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西夏州事安平郡公十六年拜
大將軍出爲荆州總管山南道五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孝閔
帝踐祚拜少師進位柱國其年薨
豆盧寧字永安昌黎徒何人其先本姓慕容氏前燕之支庶也高
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避難改焉
父長柔玄鎭將有威重見稱於時武成初以寧著勳追贈柱國大
將軍少保涪陵郡公寧少驍果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容儀善騎射
永安中以別將隨尒朱天光入關加授都督又以破万俟醜奴功
賜爵靈壽縣男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肆射乃於百步懸
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定服其能贈遺甚厚天光敗後侯莫陳悅
反太祖討悅寧與李弼率衆歸太祖魏孝武西遷以奉迎勳封河
陽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元年除前將軍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戶遷

潁州刺史潁州大中正尋拜撫軍將軍銀靑光祿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戸授鎭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除武衛大將軍兼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八百戸拜北華州刺史在州未幾以廉平著稱加散騎常侍七年從于謹破稽胡帥劉平伏於上郡及梁企定反以寍爲軍司監隴右諸軍事賊平進位侍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年從太祖迎高仲密與東魏戰於邙山遷左衛將軍進爵范陽郡公增邑四百戸十六年拜大將軍羌帥傍乞鐵怱及鄭五醜等反叛寍率衆討平之魏恭帝二年改封武陽郡公遷尚書右僕射梁將王琳遣其將侯方兒潘純陁寇江陵寍與蔡祐鄭永等討之方兒等遁走三年武興氐及固查氐魏大王等相應反叛寍復討平之孝閔帝踐祚授柱國大將軍武成初出爲同州刺史復督諸

軍討稽胡郝阿保劉桑德等破之軍還遷大司寇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別食鹽亭縣一千戶收其租賦保定四年授岐州刺史屬大兵東討寧輿疾從軍五年薨於同州時年六十六贈太保同鄜等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昭初寧未有子養弟永恩子勣及生子讚親屬皆請讚爲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勣爲世子世以此稱之及寧薨勣襲爵少歷顯位大象末上柱國利州總管讚以寧勳建德初賜爵華陽縣侯累遷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武陽郡公永恩少有識度爲時輩所稱初隨寧事侯莫陳悅後與寧俱歸太祖授殄寇將軍以迎魏孝武功封新興縣伯邑五百戶屢逢征討皆有功拜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大統八年除直寢右親信都督尋轉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十六年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二年出爲成州刺史魏恭帝元年進爵龍來縣侯三年大將軍安政公史寧隨突厥可汗入吐谷渾令永恩率騎五千鎮河鄯二州以爲邊防孝閔帝踐祚授鄯州刺史改封沃野縣公增邑一千戶尋轉隴右總管府長史武成元年遷都督利沙文三州諸軍事利州刺史時文州蠻叛永恩率兵擊破之保定元年入爲司會中大夫二年復出爲隴右總管府長史寧以佐命元勳封楚國公請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沃野之封詔許焉又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尋卒官年四十八贈少保幽冀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謚曰敬子通嗣

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徙居夏州父莫豆干保定中以貴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貴母初孕貴夢有老人抱一兒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

故以永貴字之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劒汗馬以
取公侯何能如先生為博士也正光末破六汗拔陵圍夏州刺史
源子雍嬰城固守以貴為統軍救之前後數十戰軍中咸服其勇
後送子雍還賊帥叱干麒麟薛崇禮等處處屯聚出兵邀截貴每
奮擊輒破之除武騎常侍又從子雍討葛榮軍敗奔鄴為榮所圍
賊屢來攻貴每縋而出戰賊莫敢當其鋒然兇徒寔繁圍久不解
貴乃於地道潛出北見尒朱榮陳賊兵勢榮深納之因從榮擒葛
榮於滏口加別將又從元天穆平邢杲轉都督元顥入洛貴率鄉
兵從尒朱榮焚河橋力戰有功加征虜將軍封革融縣侯邑一千
戶除郢州刺史入為武衞將軍閤內大都督從魏孝武西遷進爵
化政郡公大統初遷右衞將軍貴善騎射有將率才太祖又以宗
室甚親委之三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與獨孤信入洛陽東

魏潁川刺史賀若統據潁川來降東魏遣其將堯雄趙育是云寶率衆二萬攻潁貴自洛陽率步騎二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已度馬橋去潁川三十里東魏行臺任祥又率衆四萬餘與雄合諸將咸以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兵機倚伏固不可以常理論古人能以寡制衆者皆由預覩成敗決必然之策耳吾雖闇於成事然謂進與賀若合勢爲計之上者請爲諸軍說之堯雄等必以爲潁川孤危勢非其敵又謂吾寡弱獨進若悉力以攻潁必指掌可破旣陷潁川便與任祥軍合同惡相濟爲害更甚吾今屯兵陽翟便是入其數內若賀若一陷吾輩坐此何爲進據潁川有城可守雄見吾入城出其不意進則狐疑退則不可然後與諸軍盡力擊之何往不克願勿疑也遂入潁川雄等稍前貴率千人背北爲陳與雄合戰貴馬中流矢乃短兵步鬬士衆用命雄大敗輕走趙育於

陳降獲其輜重俘萬餘人盡放令還任祥聞雄敗遂不敢進尋而
儀同怡峯率騎五百赴賓貴乘勝逼祥祥退保宛陵追及之會日
暝結陳相持明旦合戰俘斬甚多祥軍既敗是云寶亦降師還魏
文帝在天遊園以金巵置侯上命公卿射中者即以賜之貴一發
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歷夏岐二州刺史十六年遷中外府左長史進位大將軍宕
昌王梁彌定爲宗人獠甘所逐來奔又有羌酋傍乞鐵怱因梁企
定反後據有渠株川擁種類數千家與渭州民鄭五醜扇惑諸羌
同反憑險置柵者十餘所太祖令貴與豆盧寧史寧討之貴等擒
斬鐵怱及五醜史寧又別擊獠甘破之乃納彌定弁於渠株川置
岷州朝廷美其功遂於粟坂立碑以紀其績魏廢帝初出爲岐州
刺史二年授大都督興西蓋等六州諸軍事興州刺史先是興州

氏反自貴至州人情稍定貴表請於梁州置屯田數州豐足三年詔貴代尉遲迥鎮蜀時隆州人開府李光賜反於鹽亭與其黨帛玉成寇倉堂譙淹蒲皓馬術等攻圍隆州州人李祏亦聚衆反開府張遁舉兵應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興救隆州又令開府成亞擊祏及遁勢蹙遂降執送京師除都督益潼等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就加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劫盜貴乃召任俠傑健者署爲遊軍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頗息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拜御正中大夫武成初與賀蘭祥討吐谷渾軍還進封許國公邑萬戶舊爵迴封一子還大司空治小冢宰歷大司徒遷太保貴好音樂耽弈碁留連不倦然好施愛士時人頗以此稱之保定之末使突厥迎皇后天和二年還至張掖薨贈太傅諡曰穆子善嗣歷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柱國洛州刺史以罪免尋復本官除大宗伯大象

末進位上柱國善弟忻少以父軍功賜爵化政郡公驍勇絕倫有將帥才略大象末位至上柱國進封英國公忻弟愷少好學頗解屬文雜藝多通尤精巧思亦以父軍功賜爵雙泉縣伯尋襲祖爵安平郡公起家右侍上士稍遷御正中大夫保定中位至上開府

是云寶趙育旣至初並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寶後累遷至大將軍都督涼甘瓜州諸軍涼州刺史賜爵洞城郡公世宗時吐谷渾侵逼涼州寶與戰不利遂歿於陣

楊忠弘農華陰人也小名奴奴高祖元壽魏初爲武川鎮司馬因家於神武樹頹焉祖烈龍驤將軍太原郡守父禎以軍功除建遠將軍屬魏末喪亂避地中山結義徒以討鮮于修禮遂死之保定中以忠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興城郡公忠美髭髯身長七尺八寸狀貌瓌偉武藝絕倫識量沈深有將帥之略年十八客遊泰

山會梁兵攻郡陷之遂被執至江左在梁五年從北海王顥入洛除直閣將軍顥敗尒朱度律召爲帳下統軍及尒朱兆以輕騎自并州入洛陽忠時預焉賜爵昌縣伯拜都督又别封小黄縣伯從獨孤信破梁下溠戍平南陽並有功及齊神武舉兵內侮忠時隨信在洛遂從魏孝武西遷進爵爲侯仍從平潼關破回洛城除安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東魏荆州刺史辛纂據穰城忠從獨孤信討之纂戰敗退走信令忠與都督康洛兒元長生爲前驅馳至其城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忠與洛兒長生乘城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衞百餘人莫之敢禦斬纂以徇城中懾服居半歲以東魏之逼與信奔梁梁武帝深奇之以爲大德主帥關外侯大統三年與信俱歸闕太祖召居帳下嘗從太祖狩於龍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

之北臺謂猛獸爲揜于因以字之從擒竇泰破沙苑遷征西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城縣公河橋之役忠與壯士五人力戰守
橋敵人遂不敢進以功除左光祿大夫雲州刺史兼大都督又與
李遠破黑水稽胡并與怡峯解玉壁圍轉洛州刺史邙山之戰先
登陷陳除大都督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追封母蓋
氏爲北海郡君尋除都督朔燕顯蔚四州諸軍事朔州刺史加侍
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東魏圍潁川蠻帥日柱清據險
爲亂忠率兵討平之時侯景渡江梁武喪敗其西義陽郡守馬伯
符以下溠城降朝廷因之將經略漢沔乃授忠都督三荊二襄二
廣南雍平信隨江二郢淅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以伯符爲鄉導
攻梁齊興郡及昌州皆克之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稱藩附
而尚有貳心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實騎二千詧登樓

望之以爲三萬也懼而服焉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兵騎一萬寇襄陽初梁竟陵郡守孫暠以其郡來附太祖命大都督符貴往鎮之及仲禮至暠乃執貴以降仲禮又進遣其將王叔孫與暠同守太祖怒乃令忠帥眾南伐攻梁隨郡克之獲其守將桓和所過城戍望風請服忠乃進圍安陸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回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漴頭忠親自陷陳擒仲禮悉俘其眾馬岫以安陸降王叔孫斬孫暠以竟陵降皆如忠所策梁元帝遣使送子方略爲質幷送載書請魏以石城爲限梁以安陸爲

界乃旋師進爵陳留郡公十七年梁元帝逼其兄邵陵王綸綸北度與其前西陵郡守羊思達要隨陸土豪段珍寶夏侯珍洽合謀送質於齊欲來寇掠汝南城主李素綸故吏也開門納焉梁元帝密報太祖太祖乃遣忠督衆討之詰旦陵城日昃而剋擒蕭綸數其罪而殺之并獲其安樂侯昉亦殺之初忠之擒柳仲禮遇之甚厚仲禮至京師乃譖忠於太祖言其在軍大取金寶珍玩等太祖欲覆按之惜其功高乃出忠忠忿恚悔不殺仲禮故至此獲綸等並加戮焉忠閒歲再舉盡定漢東之地寬以御衆甚得新附之心魏恭帝初賜姓普六茹氏行同州事及于謹伐江陵忠爲前軍屯江津遏其走路梁人束刃於象鼻以戰忠射之二象反走及江陵平朝廷立蕭詧爲梁王令忠鎮穰城以爲掎角之勢別討沔曲諸蠻皆克之孝閔帝踐祚入爲小宗伯齊人寇東境忠出鎮蒲坂及

司馬消難請降忠與柱國達奚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兼
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
命去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
夜趨城下四面峭絕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
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二
千人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
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至於
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當吾鋒齊兵
陽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還武歎曰達奚武
自是天下健兒今日服矣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隋國
公邑萬戶別食竟陵縣一千戶收其租賦尋治御正中大夫保定
二年遷大司空時朝議將與突厥伐齊公卿咸曰齊氏地半天下

國富兵強若從漠北入幷州極爲險阻且大將斛律明月未易可
當今欲探其巢窟非十萬不可忠獨曰師克在和不在衆萬騎足
矣明月豎子亦何能爲三年乃以忠爲元帥大將軍楊纂李穆王
傑尒朱敏及開府元壽田弘慕容延等十餘人皆隸焉又令達奚
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而進期會晉陽忠乃留敏據什賁遊兵河
上忠出武川過故宅祭先人饗將士席卷二十餘鎮齊人守陘嶺
之隘忠縱奇兵奮擊大破之又留楊纂屯靈丘爲後拒突厥木汗
可汗控地頭可汗步離可汗等以十萬騎來會四年正月朔攻晉
陽是時大雪數旬風寒慘烈齊人乃悉其精銳鼓譟而出突厥震
駭引上西山不肯戰衆皆失色忠令其衆曰事勢在天無以衆寡
爲意乃率七百人步戰死者十四五以武後期不至乃班師齊人
亦不敢逼突厥於是縱兵大掠自晉陽至欒城七百餘里人畜無

子遺俘斬甚衆高祖遣使迎勞忠於夏州及至京師厚加宴賜高祖將以忠爲太傅晉公護以其不附己難之乃拜總管涇幽靈雲鹽顯六州諸軍事涇州刺史是歲大軍又東伐晉公護出洛陽令忠出沃野以應接突厥時軍糧既少諸將憂之而計無所出忠曰當權以濟事耳乃招誘稽胡諸首領咸令在坐使王傑盛軍容鳴鼓而至忠陽怪而問之傑曰大冢宰已平洛陽天子聞銀夏之閒生胡擾動故使傑就公討之又令突厥使者馳至而告曰可汗更入并州留兵馬十餘萬在長城下故遣問公若有稽胡不服欲來共公破之坐者皆懼忠慰喻而遣之於是諸胡相率歸命饋輸塡積屬晉公護先退忠亦罷兵還鎮又以政績可稱詔賜錢三十萬布五百匹穀二千斛天和三年以疾還京高祖及晉公護屢臨視焉尋薨年六十二贈太保同朔等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本官

如故謚曰桓子堅嗣弟整建德中開府陳留郡公從高祖平齊歿於并州以整死王事詔其子智積襲其官爵整弟惠大象末大宗伯竟陵縣公惠弟嵩以忠勳賜爵興城郡公早卒嵩弟達亦以忠勳爵周郡公

王雄字胡布頭太原人也父崙以雄傑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安康郡公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略永安末從賀拔岳入關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魏孝武西遷授都督封臨貞縣伯邑五百戸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二百戸拜武衛將軍加驃騎將軍增邑八百戸進大都督尋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戸遷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出爲岐州刺史進爵武威郡公進位大將軍行同州事十七年雄率軍出子午谷圍梁上津魏興明年克之以其地爲東梁州尋而復叛又令雄討之魏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孝閔帝踐祚

授少傅增邑二千戶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封庸國公邑萬戶壽出爲涇州總管諸軍事涇州刺史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雄在塗遇病乃自力而進至邙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接戰雄馳馬衝之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矢又盡惟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按矟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殺得但任爾見天子明月乃射雄中額抱馬退走至營而薨時年五十八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忠子謙嗣自有傳

史臣曰太祖接喪亂之際乘戰爭之餘發迹平涼撫征關右于時外虞孔熾內難方殷羽檄交馳戎軒屢駕終能蕩清逋孽克固鴻基雖稟算於廟謨實責成於將帥達奚武等竝兼資勇略感（一作咸）會風雲或效績中權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感同濟艱難可謂國之爪牙朝之禦侮者也而武協規太祖得儁小開周瑜赤壁之謀賈

詡烏巢之策何能以尚一言興邦斯近之矣

周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一

金陵書局倣汲古閣本刻

周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二

王盟

賀蘭祥

尉遲綱

叱列伏龜

閻慶

王盟字子仵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珍魏黃門侍郎贈幷州刺史樂浪公父羆伏波將軍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魏正光中破六汗拔陵攻陷諸鎮盟亦爲其所擁拔陵破後流寓中山孝昌初除積射將軍從蕭寶夤西征寶夤僭逆盟遂逃匿民間以觀其變及尒朱天光入關盟出從之隨賀拔

岳為前鋒擒万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拜征西將軍平秦郡
守太祖將討侯莫陳悅徵盟赴原州以為留後大都督鎮高平悅
平除原州刺史魏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邑一千戶大統初復
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三年徵拜司空尋轉司徒迎魏文帝悼
后於茹茹加侍中遷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
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虎輔魏太子出頓渭北
事平進爵長樂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賜姓拓拔氏東魏侵汾川
圍玉壁盟以左軍大都督守蒲坂軍還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
開府儀同三司盟姿度弘雅仁而汎愛雖位居師傅禮冠羣后而
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有疾數幸其第
親問所欲其見禮如此大統十一年薨贈本官　曰孝定子勵字
醜興性忠果有才幹年十七從太祖入關及太　平秦隴定關中

勵常侍從太祖嘗謂之曰爲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次也勵曰意欲兼之太祖大笑尋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爲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臥內小心謹肅魏文帝嘗曰王勵可謂不二心之臣也沙苑之役勵以都督領禁兵從太祖勵居左翼與帳下數十人用短兵接戰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勵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時年二十六太祖深悼焉贈使持節太尉領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謚曰忠武子弼襲爵尚魏安樂公主官至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勵弟懋字小興盟之西征以懋尚幼留在山東永安中始入關與盟相見遂從征伐大統初賜爵安平縣子授揚烈將軍從盟迎魏悼后還拜城門校尉魏文帝東征以撫軍將軍兼太子左率留守俄轉右率歷尚食典御領左右武衛將軍錄前後功進爵爲公增邑

千戶遷右衛將軍于時疆埸交兵未申喪紀服齊斬者並墨縗從事及盟薨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魏文帝不許累遷大都督散騎常侍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懋性溫和小心敬慎循衛宮禁十有餘年勤恪當官未嘗有過魏文帝甚嘉之廢帝二年除南岐州刺史進爵安寧郡公增邑幷前二千戶魏恭帝二年遷大將軍大都督後拜小司寇卒于官子悅嗣官至大將軍同州刺史改封濟南郡公盟兄子顯幼而敏悟沈靜少言初爲太祖帳內都督累遷奉車都尉寧朔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燕朔顯蔚四州諸軍事燕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卿鳳州刺史賜爵洛邑縣公進位大將軍卒子謚嗣謚倜儻有大志深爲高祖所親委少歷顯職見重於時位至柱國平陽郡公宣帝卽位進封揚國公拜

大司空大象末襄州總管上柱國
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有紇伏者爲賀蘭莫何弗因以爲氏其後有以良家子鎮武川者遂家焉父初眞少知名爲鄉閭所重尚太祖姊建安長公主保定二年追贈太傅柱國常山郡公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特爲太祖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書傳太祖初入關祥與晉公護俱在晉陽後乃遣使迎致之語在護傳年十七解褐奉朝請加威烈將軍祥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擢補都督恆在帳下從平侯莫陳悅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夷縣伯邑五百戶仍從擊潼關獲東魏將薛長孺又攻回洛城拔之還拜左右直長進爵爲公增邑幷前一千三百戶大統三年從儀同于謹攻楊氏壁祥先登克之遷右衛將軍加持節征虜將軍沙苑之役詔祥留衛京師後以留守功增邑八百戶

尋除鎮西將軍四年魏文帝東伐祥領軍從戰河橋以功加使持節大都督八年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九年從太祖與東魏戰於邙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十四年除都督三荊南襄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淅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荊州事雖未朞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往百姓安之由是漢南流民繈負而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款附祥隨機撫納咸得其歡心時盛夏亢陽祥乃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者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為政耶於是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州境先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祥雖太祖密戚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時既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節儉乃以竹

屛風絺綌之屬及以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太祖後聞之並以賜祥尋被徵還十六年拜大將軍太祖以涇渭溉灌之處渠堰廢毀乃命祥修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旣畢民獲其利魏廢帝二年行華州事後改華州爲同州仍以祥爲刺史尋拜尚書左僕射六官建授小司馬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遷大司馬時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孝閔帝祥有力焉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詔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谷渾曰夫二氣旣分三才定位樹之以君本爲黔首豈使悖義違道肆於民上昔魏氏不綱羣方幅裂豺狼橫噬龜玉已毀喁喁黔黎咸墜塗炭我先皇神武應期一匡天下東戡南翦無思不服天鑑有周世篤英聖遂廓洪基奄荒萬寓固則神臯西嶽險則百二猶在卿士師師羣

后率職故知三靈之所睠集四隩之所來蘇也彼國世在西垂作藩於魏值中原政亂遂阻皇風首鼠兩端伺我邊隙先皇含垢藏疾仍存聘享欲睦之以鄰好申之以婚姻彼國苞藏禍心屢違盟約外結仇讎自貽近患是故往年致突厥之師也自爾迄今蜂蠆彌毒入我姑臧俘我河縣芟夷我菽麥虔劉我蒼生我皇武以止戈文以懷遠德覃四海化溢八荒以彼惡稔禍盈故命龔行九伐武臣猛將天張雷動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銳揮戈擐甲同萃龍沙柱國博陵公祥貴戚重望乃文乃武受脤廟堂元戎啟路太傅燕國公于謹英猷不世應變無窮杖旄指麾爲其謀主柱國化政公貴早播威聲奇正兼設直取龍涸濟自南河突厥與國睦親同恥反道驅引弓之民總穹廬之衆解鞍成山雲蒸霧合往歲王師西伐成都不守桴鼓南臨江陵底定鑿空萬里闢地千都荒服畏威

膜拜厥角成敗之機較然可見若能轉禍爲福深識事宜君臣相
率輿櫬稽顙則爵等顯除永藩西服如其徘徊危邦覬延時漏覆
宗湮祀良助寒心幸思嘉謀以圖去就遂與吐渾廣定王鍾留王
等戰破之同拔其洮陽共一作洪和二城以其地爲洮州撫安西土振
旅而還進封涼國公邑萬戶保定四年薨年四十八贈使持節太
師同岐等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景有七子敬讓璨師寬
知名敬少歷顯職封化隆縣侯後襲爵涼國公位至柱國大將軍
華州刺史讓大將軍鄜州刺史河東郡公璨開府儀同三司安陽
縣公隋文帝與祥有舊開皇初追贈上柱國

尉遲綱字婆羅蜀國公迥之弟也少孤與兄迥依託舅氏太祖西
討關隴迥綱與母昌樂大長公主留于晉陽後方入關從太祖征
伐常陪侍帷幄出入臥內後以迎魏孝武功拜殿中將軍大統元

年授帳內都督從儀同李虎討曹泥破之又從破竇泰以功封廣宗縣伯邑五百戶仍從復弘農克河北郡戰沙苑皆有功綱驍果有膂力善騎射太祖甚寵之委以心膂河橋之戰太祖馬中流矢因而驚奔綱與李穆等左右力戰衆皆披靡太祖方得乘馬以前後功增邑八百戶進爵爲公仍拜平遠將軍步兵校尉八年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子武衞率前將軍轉帥都督東魏圍玉壁綱從太祖救之九年春太祖復與東魏戰於邙山大軍不利人心離解綱勵將士盡心翊衞遷大都督十四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戶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昌平郡公十七年出爲華州刺史魏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軍將軍及帝有異謀言頗漏泄太祖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爲之備俄而帝廢立齊王仍以綱爲中領軍總宿衞綱兄迴率衆伐蜀

綱從太祖送之於城西見一走兎太祖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兎必當破蜀俄而綱獲兎而反太祖喜曰事平之日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又常從太祖北狩雲陽値五鹿俱起綱獲其三每從遊宴太祖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獲輒多孝閔帝踐祚綱以親戚掌禁兵除小司馬又與晉公護廢帝語在護傳世宗即位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吳國公邑萬戶除涇州總管五州十一防諸軍事涇州刺史是歲大長公主薨于京師綱去職尋起復本官保定元年拜少傅俄而授大司空二年出爲陝州總管七州十三防諸軍事陝州刺史四年晉公護東討乃配綱甲士留鎭京師綱以天子在宮必無內慮乃請出外頓於咸陽大軍還綱復歸鎭天和二年以綱政績可稱賜帛千段穀六千斛錢二十萬增邑四百戶陳公純等以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

將入塞詔徵綱與大將軍王傑率衆迎衛於境首三年追論河橋之功封一子縣公邑一千戶四年五月薨于京師時年五十三贈太保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武第三子安以嫡嗣大象末位至柱國安兄運別有傳運弟勤少歷顯位大象末青州總管起兵應伯父迥事在迥傳安弟敬尚世宗女河南公主位至儀同三司

叱列伏龜字摩頭陁代郡西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爲第一領民酋長至龜容貌瓌偉腰帶十圍進止詳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爲領民酋長魏正光五年廣陽王深北征請龜爲盪朔將軍委以帳內兵事尋除善無郡守孝昌三年又除別將從長孫稚西征以戰功累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後還洛授都督遂爲齊神武所寵任加授大都督沙苑之敗隨例來降太祖以其

豪門解縛禮之仍以邵惠公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邑一千戶自此常從太祖征討亟有戰功八年出爲北雍州刺史加大都督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十四年徵拜侍中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恆州刺史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戶十七年卒子椿嗣椿字千年世宗時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永世縣公邑一千二百戶保定二年授幽州刺史天和初除左宮伯進位大將軍

閻慶字仁慶河南河陰人也曾祖善仕魏歷龍驤將軍雲州鎮將因家于雲州之盛樂郡祖提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燉煌鎮都大將父進有謀略勇冠當時正光中拜龍驤將軍屬衛可孤作亂攻圍盛樂進率衆拒守縣歷三載晝夜交戰未嘗休息以少擊衆城竟獲全以功拜盛樂郡守慶幼聰敏重然諾風儀端肅望之儼然及

衛可孤侵逼盛樂慶隨父固守頗有力焉拜別將稍遷輕車將軍加給事中後以軍功拜步兵校尉中堅將軍旣而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慶謂所親曰高歡跋扈將有簒逆之謀豈可苟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宕陽歸闕太祖謂慶曰高歡逆亂宇內分崩羣盜競興人皆徇己卿遂能盡忠貞之節重君臣之義背逆歸順捨危就安雖古人所稱何以加也卽拜中堅將軍奉車都尉河橋之役以功拜前將軍太中大夫遷後將軍封安次縣子邑四百戶及邙山之戰先登陷陳拜撫軍將軍大都督進爵爲伯增邑五百戶慶善於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屢展勳勞累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孝閔帝踐祚出爲河州刺史進爵石保縣公增邑千戶州居河外地接戎

夷慶傾心撫納頗稱簡惠就拜大將軍進爵大安郡公邑戶如舊入爲小司空除雲州刺史轉鹽州刺史慶性寬和不苛察百姓悅之天和六年進位柱國晉公護母慶之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高祖以此重之乃詔慶第十二子眦尚帝女淸都公主慶雖位望隆重婚連帝室常以謙愼自守時人以此稱之建德二年抗表致仕優詔許焉慶旣衰老恆嬰沈痼宣帝以其先朝耆舊特異常倫乃詔靜帝至第問疾賜布帛千段醫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隋文帝踐極又令皇太子就第問疾仍供醫藥之費開皇二年薨時年七十七贈司空荆譙淅湖灃廣蒙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謚曰成長子常先慶卒次子稚嗣大象末位至大將軍

史臣曰中陽御歷沛邑多封侯白水配天南陽皆貴戚是知階緣

近屬以取寵榮其來尚矣王盟等始以親黨升朝終以才能進達
勤宣運始位列周行賓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也

周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二

金陵書局仿汲古閣本刊

周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三

尉遲迥

王謙

司馬消難

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别種號尉遲部因而姓焉父俟兜性弘裕有鑒識尚太祖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迥及綱俟兜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竝有貴相但恨吾不見爾各宜勉之迥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稍遷大丞相帳内都督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累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迥通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太祖以此深委仗焉後拜大將軍侯景之渡江梁元帝時

鎭江陵旣以內難方殷請修鄰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乃移書請救又請伐蜀太祖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與羣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迥以爲紀旣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太祖深以爲然謂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計將安出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衝其腹心蜀人旣駭官軍之臨速必望風不守矣於是乃令迥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万俟呂陵始叱奴興綦連宇文升等六軍甲士一萬二千騎萬匹伐蜀以魏廢帝二年春自散關由固道出白馬趣晉壽開平林舊道前軍臨劒閣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運時鎭潼州又降六月迥至潼州大饗將士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

撝不敢戰遂嬰城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聞迥來侵遣譙淹囘師爲撝外援迥分遣元珍乙弗亞等以輕騎破之遂降撝前後戰數十合皆爲迥所破撝與紀子宜都王肅及其文武官屬詣軍門請見迥以禮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復業唯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迥爲大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以平蜀功封一子爲公自劒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乃明賞罰布恩威綏緝新邦經略未附夷夏懷而歸之迥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迥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每爲之和顏進食以寬迥心太祖知其至性徵迥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鴻臚郊勞仍賜迥衮冕之服蜀人思之立碑頌德孝閔踐祚進位柱國大將軍又以迥有平蜀之功同霍去病冠

軍之義封寧蜀公進蜀公爵邑萬戶宣帝即位以迥爲大前疑出
爲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迥望位夙重懼爲異圖乃令
迥子魏安公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迥尋以鄖公韋孝寬代之爲總
管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
又使候正破六汗裒詣迥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爲
之備迥聞之殺長史及裒乃集文武士庶登城北樓而令之曰楊
堅以凡庸之才藉后父之勢挾幼主而令天下威福自己賞罰無
章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居將相與國舅甥同休共戚義由一體
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匡國庇人
進可以享榮名退可以終臣節卿等以爲何如於是衆咸從命莫
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置官司于時趙王招已入朝留少
子在國迥又奉以號令迥弟子勤時爲青州總管亦從迥迥所管

相衛黎毛洺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膠光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滎州刺史邵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東潼州刺史曹孝遠各據州以應迥迥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即以韋孝寬爲元帥惇率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熲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里麾軍小郤欲待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因其小郤鳴鼓齊進惇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迥與子惇祐等又悉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到迥舊習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千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郤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熲與李詢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迥大敗遂入鄴迥走保北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

賀樓子幹以其屬先登迴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勤惇祐東走并追獲之餘眾月餘皆斬之迴末年衰耄惑於後妻王氏而諸子多不睦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拏為長史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拏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綱紀不能有所匡救迴自起兵至敗六十八日武德中迴從孫庫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迴忠於周室有詔許之

王謙字敕萬太保雄之子也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祚治右小武伯雄從晉公護東討為齊人所斃朝議以謙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乃授謙柱國大將軍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襲爵庸公邑萬戶從皇太子討吐谷渾力戰有功是時高祖東征謙又力戰進上柱國益州總管時謙令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勢謙以世受國恩

將圖匡復遂舉兵署官司所管益潼新始龍邛青瀘戎富汶陵遂合楚資眉普十八州及嘉渝臨渠蓬隆通興武庸十州之人多從之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惎勸謙据險觀變隆州刺史阿史那瓌為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至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效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梁睿未至大劒謙遣兵鎮始州隋文卽以睿為行軍元帥便發利鳳文泰成諸州兵討之達奚惎乙弗虔等眾十萬攻利州聞睿至眾潰睿乘其弊縱兵深入惎虔密使詣睿請為內應以贖罪謙不知之並令守成都謙先無籌略承藉父勳遂居重任初謀舉兵咸以地有江山之險進可以立功退可以自守且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乃自率眾迎戰又以惎虔之子為左右軍行數十里軍皆叛

謙以二十騎奔新都縣令王寶斬之傳首京師悬虜以成都降隋文以其首謀斬之阿史那瓌亦誅

司馬消難字道融河內溫人父子如爲齊神武佐命位至尚書令消難幼聰惠微涉經史好自矯飾以求名譽起家著作郎子如既當朝貴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瞻等皆遊其門尋拜駙馬都尉光祿卿出爲北豫州刺史齊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既懼禍及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爲百姓所附屬文宣在并驛召其弟上黨王渙渙懼於屠害遂斬使者東奔數日間搜捕鄴中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渙之初走朝士私相謂曰今上黨亡叛似赴成皐若與司馬北豫州連謀必爲國患此言遂達於文宣文宣頗疑之消難懼密令所親裴藻閒行入關請舉州來附晉公護遣達奚武楊忠迎之消難遂與武俱入朝授大將軍滎

陽公從高祖東伐還大後丞納女爲靜帝后尋出爲郢州總管隋
文帝輔政消難既聞蜀公迥不受代遂欲與迥合勢亦舉兵應之
以開府田廣等爲腹心殺總管長史侯莫陳杲郢州刺史蔡澤等
四十餘人所管郢隨溫應土順沔環岳九州魯山甑山沌陽應城
平靖武陽上明須水八鎭竝從之使其子泳質於陳以求援隋文
帝命襄州總管王誼爲元帥發荆襄兵以討之八月消難聞誼軍
將至夜率其麾下歸於陳陳宣帝以爲都督安隨九州八鎭車騎
將軍司空隋公初楊忠之迎消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
叔禮事之及陳平消難至京特免死配爲樂戶經二旬放免猶被
舊恩特蒙引見尋卒于家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之言反覆者皆
引消難云其妻高氏齊神武之女在鄴敬重之後入關便相弃薄
消難之赴郢州留高及三子在京高言於隋文曰滎陽公性多變

詐今以新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消難入陳而高母子因此獲免

史臣曰尉遲迥地則舅甥職惟台衮沐恩累葉荷睠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翟義葛誕之儔歟

周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三

金陵書局仿汲古閣本刊

周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四

周惠達 馮景

揚寬 兄穆 儉

柳慶 子機 弘 兄鷟 鷟子帶韋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少仕州郡歷樂鄉平舒平成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志操好讀書美容貌進退可觀見者莫不重之魏齊王蕭寶夤為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閤中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陽領軍元叉勢傾海內惠達嘗因寶夤與叉言論叉歎重之於座遺惠達衣物孝昌初魏臨淮王彧北討以惠達為府長流參軍及万俟醜奴等構亂蕭寶夤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夤後與賊戰不利退還仍除雍州刺史

汲古閣 毛氏

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夤反謀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揚侃侃謂惠達曰蕭氏逆謀已成何爲故入獸口惠達曰蕭王爲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夤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爲光祿勳中書舍人寶夤旣敗人悉逃散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夤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獲寶夤送洛晋惠達爲府祭酒給其衣馬卽與參議岳爲關中大行臺以惠達爲從事中郎嘗使至洛魏孝武與惠達語及世難惠達陳天下事勢述岳有誠節唯以憂國定亂爲事言辭激切帝甚嘉之及還具以白岳岳曰人生於天受命於君豈有利人榮祿而不憂其禍難卿之所奏實獲吾心自是更被親禮岳每征討恆命惠達居守又轉岳府屬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悅得惠達欲官之惠達辭以疾不見許乃

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惠達歸於太祖卽用秦州司馬安輯隴右及太祖爲大都督總管兵起雍復以惠達爲府司馬便委任焉魏孝武詔太祖尚馮翊長公主以惠達爲長史赴洛陽奉迎至潼關遇孝武已西卽令惠達先太祖謂惠達曰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今乘輿播越降臨關右吾雖猥當其任而才愧昔人卿宜戮力共成功業以取富貴也對曰惠達宦遊有年屬明公一匡之運富貴之事非所敢望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天下惠達得效其尺寸則志願畢矣太祖爲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爲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邑三百戶太祖出鎭華州留惠達知後事于時旣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倉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時甚賴焉爲安東將軍拜太子少傅進爵爲伯增邑三百戶尋除中書令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九百戶加衞大將軍左光祿

大夫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太祖與魏文帝東征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惠達前後辭讓帝手詔荅曰西顧無憂唯公是屬蕭寇之重深所寄懷及邙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率東人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伏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爲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至是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之功也尋拜儀同三司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進拔良士以此人皆敬而附之十年薨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國公

馮景字長明少與惠達同志相友延景中梁人寇抄徐揚景謂蕭寶夤曰今梁寇憑陵朝廷思靖邊之將王若能先驅效命非唯雪家國之恥亦是保身之長策也寶夤深然之及寶夤爲大都督以

景為功曹參軍後為右僕射引景入省領尚書都令史正光中寶夤為關西大行臺又假景陵江將軍領大行臺都令史從寶夤征討寶夤將舉兵反景固諫不從寶夤敗後景還洛朝廷先聞景有諫言故免之除奉車都尉汝陽王元叔昭為隴右大行臺啟景為行臺郎中賀拔岳為大都督又以景為從事中郎太祖平侯莫陳悅除景洛陽郡守尋兼行臺左丞西守原州魏孝武西遷封高陽縣伯邑三百戶遷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加瀛州刺史大統初行涇州事後以疾卒

揚寬字景仁弘農華陰人也祖恩魏鎮遠將軍河間內史父鈞博學強識舉秀才拜大理平轉廷尉正累遷歷洛陽令左中郎將軍華州大中正河南尹廷尉卿安北將軍七兵尚書北道大行臺恆州刺史懷朔鎮將軍卒於鎮贈侍中司空公追封臨貞縣伯謚曰

恭寬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大之物而坐之見者咸異焉及長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屬鈞出鎮恆州請從展效乃改授將軍高闕戍主時茹茹既亂其主阿那瓌來奔魏帝遣使納之詔鈞率兵衛送寬亦從以功拜行臺郎中時北邊賊攻圍鎮城鈞卒城民等推寬守禦尋而城陷寬乃北走茹茹後討鎮賊破之寬始得還朝魏廣陽王深與寬素相委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魏孝莊時為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為大行臺北征葛榮欲啟寬為左右丞與參謀議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壻李神軌謂顥曰揚寬義士也匹夫猶不可奪志況義士乎王今強之以行亦恐不為人用顥乃止孝莊踐祚拜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丞行洛陽令邢杲反寬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

討平之就拜通直散騎常侍師未還屬元顥自梁入洛孝莊出居
河內天穆懼計無所出集諸將謀之寬曰吳人輕跳非王之敵況
懸軍深入師老兵疲強弩之末何能爲也願徑取成皐會兵伊洛
戮帶定襄於是乎在此事易同摧朽王何疑焉天穆然之乃引軍
趣成皐令寬與尒朱能爲後拒尋以眾議不可乃回赴石濟寬夜
行失道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荅曰揚
寬非輕於去就者也其所逗留必有他故吾當爲諸君保明之語
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之握
其手曰是所望也即給牛三十頭車五乘綿絹一十五車羊五十
口與天穆俱謁孝莊於太行拜散騎常侍安東將軍仍爲都督從
平河內進圍北中時梁將陳慶之爲顥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
遣寬至城下說慶之寬先自稱姓名然後與語備陳利害勸令早

降慶之不荅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此頗欲相見寬荅曰僕兄旣
力屈凶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向所以先申姓名者豈
不知兄在彼乎直以信不見疑忠爲令德耳僕之昆季幸不待言
但當議臣圖自求多福天穆聞之謂左右曰揚寬大異人何至不
惜形便如此自是彌敬重之孝莊反正拜中軍將軍太府卿華州
大中正封澄城縣伯邑三百戸尒朱榮被誅其從弟世隆等擁部
曲燒城門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鎭北將軍使持節大都督隨
機扞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寬荅曰太宰見愛以
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常節世隆北走寬追至河內俄而
尒朱兆陷洛陽因執孝莊帝寬還洛不可遂自成皋奔梁至建業
聞孝莊帝弒崩寬發哀盡禮梁武義之待之甚厚尋而禮送還朝
至下邳尒朱仲遠啟復寬官爵留爲大行臺吏部尚書孝武初

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給事黃門侍郎監內典書事時夏州戍兵數千人據兗州反詔寬兼侍中節度諸軍討平之中尉綦儁與寬有宿憾誣以他罪劾之孝武謂侍臣等曰揚寬清直朕極知其無罪但不能杜法官之奏耳事下廷尉尋得申釋又除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孝武與齊神武有隙遂召募驍勇廣增宿衛以寬爲閤內大都督專總禁旅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錄從駕勳進爵華山郡公邑一千二百戶大統初遷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傅儀同三司三年使茹茹迎魏文悼后還拜侍中都督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諸軍事東雍州刺史卽本州也十年轉河州刺史十六年兼大丞相府司馬朝議欲經略漢川而梁宜豐侯蕭循固守南鄭十七年寬從大將軍達奚武討之梁武陵王蕭紀遣將楊乾運率兵萬餘人救循武令

寬督開府王傑賀蘭願德等邀擊之軍至白馬與乾運合戰破之俘斬數千人軍還除南豳州刺史魏廢帝初入爲尚書左僕射將作大監坐事免魏恭帝二年除廷尉卿世宗初拜大將軍增邑一千二百戶從賀蘭祥討吐谷渾破之別封安陽縣公邑一千戶除小冢宰轉御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詔寬與麟趾學士參定經籍寬性通敏有器識頻牧數州號稱清簡歷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與柳慶不協欲按成其罪時論頗以此譏之保定元年除總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其年薨於州贈華陝虞上潞五州刺史謚曰元子紀嗣大象末官至上儀同大將軍虞部下大夫寬二兄穆儉穆字紹叔魏永安中除華州別駕孝武末寬請以澄城縣伯讓穆詔許之仍拜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除車騎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

州刺史儉字景則偉容儀有才行魏正始中起家侍御史加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孝昌中除鎮遠將軍頓丘太守未及述職元顥啟請隨軍建義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左將軍太府少卿元顥入洛授撫軍將軍孝莊反正廢於家尋拜散騎常侍都督潁州諸軍事潁州刺史建明中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武初除衛將軍北雍州刺史政尚寬惠夷夏安之孝武西遷除侍中驃騎將軍大統初以本官行東秦州事加使持節當州大都督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縣侯邑八百戶七年領大丞相府諮議參軍出爲都督東雍華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八年卒於家贈本官謚曰靜

檷慶字更興解人也五世世祖恭仕後趙爲河東郡守後以秦趙喪亂乃率民南徙居於汝潁之間故世仕江表祖綰宋同州別駕宋

安郡守父僧習齊奉朝請魏景明中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歷北地潁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慶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羣書不治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曝書僧習謂慶曰汝雖聰敏吾未經特試乃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有餘言慶立讀三徧便即誦之無所遺漏時僧習爲潁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倚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未定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竝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荅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也慶乃具書草云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恆典僧習讀書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爲服重慶泣而言曰禮者葢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此從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

能抑遂以苫凷終喪既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服闋除中堅將軍魏孝武將西遷除慶散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太祖共論時事太祖卽請奉迎輿駕仍命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荆州帝屛左右謂慶曰高歡已屯河北關中兵既未至朕欲往荆州卿意何如慶對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強國也宇文諱忠誠奮發朝廷之良臣也以陛下之聖明仗宇文諱之力用進可以東向而制羣雄退可以閉關而固天府此萬全之計也荆州地非要害衆又寡弱外迫梁寇內拒歡黨斯乃危亾是懼寧足以固鴻基以臣斷之未見其可帝深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之鎭洛陽乃得入關除相府東閤祭酒領記室轉戶曹參軍八年遷大行臺郎中領北華州長史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如故幷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

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民執物
君職典文房空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
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尋以本官兼雍州別駕廣陵王元
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為兇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推得實趣
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復何以脫之
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於是大集僚吏盛言孟氏
依倚權戚侵虐之狀言畢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不敢侵暴
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
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
慶聞而歎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恆置何處對曰恆自帶之慶曰
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
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

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為十二部詔以慶為計部郎中別駕如故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既眾似是烏合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牓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牓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牓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可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十三年封清河縣男邑二百戶兼尚書右丞攝計部十四年正右丞太祖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曰王茂無罪奈何殺之太祖愈怒聲色甚厲謂慶曰王茂當死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於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

有不達者爲不明臣有不爭者爲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
但懼公爲不明之君耳願深察之太祖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太
祖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冤死可賜茂家錢帛
以旌吾過尋進爵爲子增邑三百戶十五年加平南將軍十六年
太祖東討以慶爲大行臺右丞加撫軍將軍還轉尚書右丞加通
直散騎常侍魏廢帝初除民部尚書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辨太祖
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回避太祖亦以此深委仗
焉二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帝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著作六官建拜司會中大
夫孝閔帝踐阼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縣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
戶晉公護初攝政欲引爲腹心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楊寬有隙及
寬參知政事慶遂見疏忌出爲萬州刺史世宗尋悟留爲雍州別

駕領京兆尹武成二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爲郎迄于司會府庫倉
儲並其職也及在宜州寬爲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按驗
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劇錦數匹時人服
其廉慎保定三年又入爲司會先是慶兄檜爲魏興郡守爲賊黃
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寶率衆歸朝朝廷待以
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
大怒執慶及諸子姪皆囚之讓慶曰國家憲綱皆君等所爲雖有
私怨寧得擅殺人也對曰慶聞父母之讎不同天昆弟之讎不同
國明公以孝治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辭色無所屈卒以
此免天和元年十二月薨時年五十贈鄜綏丹三州刺史謚曰景
子機嗣
機字匡時少有令譽風儀辭令爲當世所推歷小納言開府儀同

三司司宗中大夫大象中御正上大夫華州刺史機弟弘字匡道少聰穎亦善草隸博涉羣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揚素爲莫逆之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參軍建德初除內史上士歷小宮尹御正上士陳遣王偃民來聘高祖令弘勞之偃民謂弘曰來日至於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齎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者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見爲追尋此物也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爲美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之命乎偃民慙不能對高祖聞而嘉之盡以偃民所進之物賜弘乃令報聘占對詳敏見稱於時使還拜內史都上士遷御正下大夫尋卒於官時年三十一高祖甚惜之贈晉州刺史揚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所痛惜如此有文集行於世慶三兄鶱虯檜虯檜並自有傳鶱好學善

屬文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早卒子帶韋字孝孫深沈有度量少
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韓賢素爲洛州刺史召爲主
簿後與諸父歸朝太祖辟爲參軍時侯景作亂江右太祖令帶韋
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値假寶等反帶
韋乃矯爲太祖書以撫安之竝卽降附旣至郢見邵陵具申太祖
意邵陵卽時隨帶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轉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十七年太祖遣大將軍達奚武經略漢川以帶韋爲治行臺左丞
從軍南討時梁宜豐侯蕭循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
說循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守者民今王師深入棧道長
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足固也武興陷沒於前白馬破亡於後
自餘川谷酋豪路阻而不敢進此則所望之援不可恃也夫顧親
戚懼誅夷貪榮慕利此生人常也今大兵總至長圍四合戮逃亡

以勸安居賞先降以招後服人人懷轉禍之計家家圖安堵之謀
此則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盡忠將何
所託死節不足成名竊爲足下不取也僕聞賢者相時而動智者
因變立功當今爲足下計者莫若肉袒軍門歸命下吏免生民於
塗炭全髮膚於孝道必當紆青拖紫裂土分珪名重當時業光後
嗣豈若進退無據身名俱滅者哉循然之後乃降魏廢帝元年出
爲解縣令二年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明年轉汾陰令發擿
姧伏百姓畏而懷之世宗初入爲地官上士武成元年授帥都督
治御伯下大夫遷武藏下大夫保定三年授大都督四年加儀同
三司中外府掾天和二年封康城縣男邑五百戶轉職方中大夫
三年授兵部中大夫雖頻徙職仍領武藏尋丁母憂起爲職方中
大夫五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

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肅時譙王儉爲益州總管漢王

贊爲益州刺史高祖乃以帶韋爲益州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

輔弼二王總知軍民事建德中大軍東討徵帶韋爲前軍總管齊

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公增邑一

千戶陳王純出幷州以帶韋爲幷州司會幷州總管府長史六年

卒於位時年五十五謚曰愷子祚嗣少有名譽大象末宣納上士

史臣曰周惠達見禮於寶夤揚寬荷恩於晉泰旣而蕭氏獲罪莊

帝出居遂能契闊寇戎不以興王革慮崎嶇危難不以夷險易心

斯固篤終之士柳慶束帶立朝懷匪躬之節莅官從政著清白之

美並遭逢興運各展志能譽重搢紳望隆端揆非虛云也然慶畏

避權寵違忤宰臣雖取詘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

周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四

金陵書局仿汲古閣本刻

周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五

蘇綽 弟椿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太祖餞於東都門外臨别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太祖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後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爲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

汲古閣 毛氏

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太祖乃召綽具以狀
對太祖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亾之迹綽既有口辯應
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竝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
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
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
謂周惠達曰蘇綽眞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
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
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
太祖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四年加衞將軍右光祿大夫
封美陽縣子邑三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伯增邑二百戶
十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太祖方欲革易時政
務弘強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

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其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

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

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中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閒以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

勸敎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遊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絕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菓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

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竝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竝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

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而爲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冑乎由此而言觀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其材而爲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由其官而爲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

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

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
之則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省
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
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
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
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少如聞
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為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
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
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
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
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
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卹獄訟曰人受陰陽

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
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
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
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
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
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
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
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
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栲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
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
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
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其治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

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皆非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

者殺一礪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令平均使下無匱夫平均者不捨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絍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絍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己過搥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民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

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
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
如此不存䘏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太祖甚重之常置諸座右
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
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
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
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泰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
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
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
位胥曁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
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
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

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賁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丘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廷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彝訓曰天生蒸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后以乂之惟時元后弗克獨乂慱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乂民弗惟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迺乂今台一人膺天之眷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政何弗斁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緜二紀天未絕我太祖列祖之命用

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作相百揆訔度公
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
我蒼生旁施於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
疆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
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眾敬敷
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
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
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於無刑萬
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
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
女功民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
生惟茲六物寔爲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

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
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
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
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
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
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
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
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祗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
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協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難是務
克捐厥華即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愆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
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
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由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遂致於雍熙庸錫降丕命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為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太祖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太祖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啟之而已綽嘗謂治國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於位時年四十九

太祖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詔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太祖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太祖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於車後酹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我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失卮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爲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明帝二年以綽配享太祖廟庭子威嗣威少有父風襲爵美陽伯娶晉公護女新興公主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

懷道縣公建德初稍遷御伯下大夫大象末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以綽著名前代乃下詔曰昔漢高欽無忌之義魏武挹子幹之風前代名賢後王斯重魏故度支尚書美陽伯蘇綽文雅政事遺跡可稱展力前王垂聲著績宜開土宇用旌善人於是追封邳國公邑二千戶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沈勇有決斷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授盪寇將軍累功封遷奉朝請厲威將軍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加都督持節平西將軍太中大夫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四年出爲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長史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彊濟特爲太祖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帥自非鄉望允當衆心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

守既爲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尋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侯武成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保定三年卒子植嗣

史臣曰書云惟后非賢弗乂惟賢非后罔食是以知人則哲有國之所先用之則行爲下之常道若乃庖廚胥靡種德微管之臣罕聞於世黜魯逐荊抱關執戟之士無乏於時斯固典謨所以昭則風雅所以興刺也誠能監前事之得喪勞虛己於吐握其知賢也必用其授爵也勿疑則舜禹湯武之德可連衡矣稷契伊呂之流可比肩矣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修治定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彫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埸屢擾而內親外附斯蓋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後嗣宜哉

周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五

金陵書局仿汲古閣本刻

周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六

盧辯

盧辯字景宣范陽涿人累世儒學父靖太常丞辯少好學博通經籍舉秀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治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授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太祖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常召顧問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脩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公轉少師自魏末離亂孝武西遷朝章禮度湮墜

汲古閣 毛氏

咸盡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性强記默契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累遷尚書右僕射世宗卽位進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爲宜州刺史薨配食太祖廟庭子愼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幷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今錄辯所述六官著之於篇天官府（管冢宰等衆職）地官府（領司徒等衆職）春官府（領宗伯等衆職）夏官府（領司馬等衆職）秋官府（領司寇等衆職）冬官府（領司空等衆職）史雖具載文多不錄辯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茲厥後世有損益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意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幷御正內史增置上大夫等則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錄于時雖行周禮其內外衆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內更

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闕文也

柱國大將軍大將軍 右正九命

驃騎車騎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 右九命

驃騎車騎等將軍左右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史 右正八命

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戶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 右八命

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前後將軍左右將軍左右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戶一萬以上刺史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 右正七命

冠軍輔國等將軍太中中散等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 右七命

鎮遠建忠等將軍諫議誠議等大夫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郡守大呼藥 右正六命

中堅寧朔等將軍左右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
戶五千以上郡守小呼藥右六命
寧遠揚烈伏波等將軍左右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府八命州
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
年縣令右正五命
輕車將軍奉車奉騎等都尉四征中鎮撫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
馬司錄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
正八命州呼藥右五命
宣威明威等將軍武賁宂從等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
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後左右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
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右正四命
襄威厲威將軍給事中奉朝請軍主開府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

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治中七命

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右四命

威烈討寇將軍左右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

桂國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盪朔府長史司錄正六命州別駕正

七命州治中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右正三命

蕩寇蕩難將軍武騎常侍侍郎開府府參軍驃騎車騎府八命州

列曹參軍盪遠揚烈伏波輕車府長史正六命州治中六命郡丞

戶不滿百以下縣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右三命

殄寇殄難將軍疆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

五命郡丞右正二命

掃寇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後左右府七命州列曹參軍戍

副五命郡丞右二命

曠野橫野將軍殿中員外二司馬冠軍輔國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右正一命

武威武牙將軍淮海山林二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府列曹參軍右一命

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大將軍改儀同三司為儀同大將軍

周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六

金陵書局仿汲古閣本刻

周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李賢 弟遠 遠子基

李賢字賢和其先隴西成紀人也曾祖富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歿於陣贈寧西將軍隴西郡守祖斌襲領父兵鎮於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魏大統末以賢兄弟著勳追贈涇原東秦三州刺史司空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遇一老人鬚眉皓白謂之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必爲台牧卿其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或謂之曰學不精勤不如不學賢曰夫人各有志賢豈能彊學待問領徒授業耶唯當粗聞教義補己不足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之於心問者慙服年十四遭父喪撫訓諸弟友愛甚篤魏永安中万俟醜奴據岐涇等諸州

反叛魏孝莊遣尒朱天光率兵擊破之其黨万俟道洛費連少渾猶據原州未知醜奴已敗天光遣使造賢令密圖道洛天光率兵續進會賊黨万俟阿寶戰敗逃還私告賢曰醜奴已敗王師行至此阿寶以性命相投願能存濟賢因令阿寶僞爲醜奴使紿道洛等曰今已破臺軍須與公計事令阿寶權守原州公宜速往道洛等信之是日便發旣出而天光至遂克原州道洛乃將麾下六千人奔于牽屯山天光見賢曰道洛之出子之力也賢又率鄉人出馬千匹以助軍天光大悅時原州亢旱天光以乏水草乃退舍城東五十里牧馬息兵令都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以賢爲主簿道洛復乘虛忽至時賊黨千餘人在城中密爲內應引道洛入城遂殺邪利賢復率鄉人殊死拒戰道洛乃退走又有賊帥達符顯圍逼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摧衂賢間道赴雍州詣天光請援天光許

之賢乃返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僞負薪與賊樵采者俱得至城下城中縋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卽散走累遷威烈將軍殿中將軍高平令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太祖西征賢與其弟遠穆等密應侯莫陳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軍將至秦州悅棄城走太祖令兄子導勒兵追之以賢爲前驅轉戰四百餘里至牽屯山及之悅自剄於陣賢亦被重瘡馬中流矢太祖嘉之賞奴婢布帛及雜畜等授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魏孝武西遷太祖令賢率騎兵迎衛時山東之衆多欲逃歸帝乃令賢以精騎三百爲殿衆皆憚之莫敢亾叛封下邽縣公邑一千戸俄授左都督安東將軍還鎭原州大統二年州民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乃招集豪傑與之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盛其

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唯以殘剝為業夫以羈旅之賊而馭烏合之眾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眾皆從焉賢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為兩道乘夜鼓譟而出羣賊大驚一戰而敗狼乃斬關遁走賢輕與三騎追斬之遷原州長史尋行原州事四年莫折後熾連結賊黨所在寇掠賢率鄉兵與行涇州事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眾甚多數州之人皆為其用我若總一陣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其勢不分眾寡莫敵我便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為數隊多設旗鼓掎角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以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眾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

其妻子僮隸五百餘人幷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
聞賢至乃棄寧與賢接戰賢手斬十餘級生獲六人賊遂大敗後
熾單騎遁走寧師還以功賞奴婢四十口雜畜數百頭八年授原州
刺史賢雖少從戎旅而頗閑政事撫導鄉里甚得民和十二年隨
獨孤信征涼州平之又撫慰張掖等五郡而還俄而茹茹圍逼州
城剽掠居民驅擁畜牧賢欲出戰大都督王德猶豫未決賢固請
德乃從之賢勒兵將出賊密知之乃引軍退賢因率騎士追擊斬
二百餘級捕虜百餘人獲駞馬牛羊二萬頭財物不可勝計所掠
之人還得安堵加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六年遷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之奉魏太子西巡也至原州遂幸
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焉其後太祖又至原州令賢乘輅備
儀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

有差魏恭帝元年進爵河西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後以弟子積被誅賢坐除名俄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荊州羣蠻反開府潘招討之令賢與賀若敦率騎士七千別道邀截擊蠻帥文子榮大破之遂於平州北築汶陽城以鎮之尋治郢州刺史時以巴湘初附詔賢總監諸軍略定乃遷江夏民二千餘戶以實安州并築甑山城而還保定二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高祖及齊王憲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宮中太祖令於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宮因賜賢妻吳姓宇文氏養爲姪女賜與甚厚及高祖西巡幸賢第詔曰朕昔沖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勳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食彼桑椹尚懷好音矧茲惠矣其庸可忘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雖

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並豫宴賜於是令
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所
服十三環金帶一要中廄馬一匹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
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
衣一襲又拜賢甥厙狄樂爲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
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別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
者十二人酬替放之四年王師東討朝議以西道空虛慮羌渾侵
擾乃授賢使持節河州總管三州七防諸軍事河州刺史河州舊
非總管至是創置焉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
戎於是羌渾斂迹不敢向東五年宕昌寇邊百姓失業乃於洮州
置總管府以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七防諸軍
事洮州刺史屬羌寇石門戍撤破橋道以絕援軍賢率千騎禦之

前後斬獲數百人賊乃退走羌復引吐谷渾數千騎將入西疆賢密知之又遣兵伏其隘路復大敗之虜遂震懾不敢犯塞俄廢洮州總管還於河州置總管府復以賢爲之高祖思賢舊恩徵拜大將軍天和四年三月卒於京師時年六十八高祖親臨哀慟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涇原秦等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諡曰桓子端嗣端字永貴歷位開府儀同三司司會中大夫中州刺史從高祖平齊於鄴城戰歿贈上大將軍追封襄陽公諡曰果端弟吉儀同三司吉弟崇位至太府中大夫上柱國廣宗郡公崇弟孝軌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縣伯孝軌弟詢少歷顯位太象末上柱國隴西郡公

賢弟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羣兒爲戰鬭之戲指麾部分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而散走遠

持杖叱之復爲向勢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軍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略知指趣而已魏正光末天下鼎沸敕勒賊胡琛侵逼原州其徒甚盛遠昆季率厲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猜懼頗有異同遠乃按劍而言曰頃年以來皇家多難匈黨窺機肆其毒螫王略未振綴其梟夷正是忠臣立節之秋義士建功之日丈夫豈可臨難苟免當在死中求生耳諸人竝世載忠貞沐浴教義今若棄同即異去順效逆雖五尺童子猶或非之將復何顏以見天下之士有異議者請以劍斬之於是衆皆股慄莫不聽命乃相與盟歃遂深壁自守而外無救援城遂陷其徒多被殺害唯遠兄弟竝爲人所匿得免遠乃言於賢曰今逆賊孔熾屠戮忠良遠欲閒行入朝請兵救援兄晦迹和光可以免禍內伺釁隙因變立功若王師西指得復表裏相應旣殉國家之急且全私室

之危豈若窘迫凶感坐見夷滅賢曰是吾心也遂定東行之策遠乃崎嶇寇境得達京師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賜帛千匹并弓刀衣馬等及尒朱天光西伐乃配遠精兵使爲鄉導天光欽遠才望特相引接除伏波將軍長城郡守原州大中正後以應侯莫陳崇功遷高平郡守太祖見遠與語悅之令居麾下甚見親遇及魏孝武西遷授假節銀青光祿大夫主衣都統封安定縣伯邑五百戶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升殿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進爵爲公增邑千戶仍領左右從征竇泰復弘農竝有殊勳授都督原州刺史太祖謂遠曰孤之有卿若身體之有手臂之用豈可暫輟於身本州之榮乃私事耳卿若述職則孤無所寄懷於是遂令遠兄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役遠功居最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陽平郡公邑三千戶尋從獨孤信

東略遂入洛陽爲東魏將侯景等所圍太祖至乃解及河橋之戰
遠與獨孤信爲右軍不利而退除大丞相府司馬軍國機務遠皆
參之畏避權勢若不在己時河東初復民情未安太祖謂遠曰河
東國之要鎮非卿無以撫之乃授河東郡守遠敦獎風俗勸課農
桑肅遏姦非兼修守禦之備曾未期月百姓懷之太祖嘉焉降書
勞問徵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建東宮授太子少
傅尋轉少師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時齊神武屯
兵河陽太祖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爲應接諸將皆憚此行遠曰北
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理而論實難救援但兵務神速
事貴合機古人有言不入獸穴安得獸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
或可濟脫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
太祖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強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太祖

率大軍繼進遠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仍從太祖戰於邙山時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爲殿尋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遠善綏撫有幹略守戰之備無不精銳每厚撫外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如此嘗校獵於莎栅見石於叢蒲中以爲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東魏將段孝先率步騎二萬趨宜陽以送糧爲名然實有窺窬之意遠密知其計遣兵襲破之獲其輜重器械孝先遁走太祖乃賜所乘馬及金帶牀帳衣被等并雜綵二千匹拜大將軍頃之除尚書左僕射遠白太祖曰遠秦隴匹夫才藝俱爾平生念望不過一郡守耳遭逢際會得奉聖明主貴臣遷以至於此今位居上列爵邁通

侯受委方面生殺在手非直榮寵一時亦足光華身世但尚書僕
射任居端揆今以賜授適所以重其罪責明公若欲全之乞寢此
授太祖曰公勳德兼美朝廷欽屬遐衆而舉何足爲辭且孤之於
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致退讓深乖所望也遠不得已
方拜職太祖又以第十一子達令遠子之即代王也其見親待如
此時太祖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沖乃
召羣公謂之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
明帝敬后父也衆皆默未有言者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禮經
明義略陽公爲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即斬信便拔刀而
起太祖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
議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
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邑千戶復

鎭弘農遠子植在太祖時已爲相府司錄參軍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恐不被任用乃密欲誅護語在孝閔帝紀謀頗漏泄護知之乃出植爲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遠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沈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既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之乃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鍾愛於植植又口辯乃云初無此謀遠謂爲信然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乃自來也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時年五十一植弟叔諧叔謙叔讓亦

死餘並以年幼得免建德元年晉公護誅乃詔曰故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遠早蒙驅任夙著勳績內參帷幄外屬藩維竭誠王室乃罹横禍言念貞良追增傷悼宜加榮寵用彰忠節贈本官加陝熊等十五州諸軍事陝州刺史謚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黎國公邑三千戶改謚曰懷植及諸弟並加贈謚

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容儀善談論涉獵羣書尤工騎射太祖召見奇之乃令尚義歸公主大統十年釋褐員外散騎常侍後以父勳封建安縣公邑一千戶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通直散騎常侍領大丞相親信俄轉大都督進爵清河郡公太祖扶危定傾威權震主及魏廢帝即位之後猜隙彌深時太祖諸子年皆幼沖章武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意諸壻以爲心膂

基與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等俱爲武衛將軍分掌禁旅帝深憚之故密謀遂泄魏恭帝卽位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進爵燉煌郡公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陽平國世子六官建授御正中大夫孝閔帝踐阼出爲海州刺史尋以兄植被收例合坐死既以主貴又爲季父穆所請得免武成二年除江州刺史既被譴謫常憂懼不得志保定元年卒於位年三十一申公穆尤所鍾愛每哭輒悲慟謂其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戶豈是欲興宣政元年追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曹徐譙三州刺史燉煌郡公謚曰孝子威嗣威字安民起家右侍上士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又改襲遠爵陽平郡公從高祖平齊以功授上開府拜軍司馬宣帝卽位進授大將軍出爲熊州刺史大象末位至柱國

史臣曰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略縱横忠勇奮發亟摧勍敵屢涉艱危而功未書於王府仕不過於州郡及逢時値主策名委質或使煩莫府或契闊戎行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勳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内外位高望重光國榮家跗蕚連暉椒聊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比焉自周迄隋鬱爲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太祖初崩嗣君沖幼内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翦異端革魏興周遠安邇悦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夙參機務恐威權之已去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疏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既兆釁故因之啟冢宰無君之心成閔皇廢弑之禍植之由也李遠既闕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是誅夷非爲不幸

周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金陵書局仿汲古閣本刻

周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

長孫儉

長孫紹遠 弟澄 兄子兕

斛斯徵

長孫儉河南洛陽人也本名慶明其先魏之枝族姓託拔氏孝文遷洛改爲長孫五世祖嵩魏太尉北平王儉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梧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孝昌中起家員外散騎侍郎從尒朱天光破隴右太祖臨夏州以儉爲錄事深器敬之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爲秦州長史時西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爲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舉州

歸附卽以儉爲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時荆襄初附太祖表儉
功績尤美宜委東南之任授荆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
縣令泉璨爲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卽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由刺
史敎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廳事前肉袒
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太祖
又與儉書曰近行路傳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
下吾昔聞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蓋謂憂公忘私知無不爲而已未
有如公刻身罰己以訓羣僚者也聞之嘉歎荆蠻舊俗少不敬長
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
其業吏民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焉在州遂歷二
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羣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
祖謂左右曰此公閑雅孤每與語嘗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太

祖謂儉曰名實理須相稱尚書旣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又除行臺僕射荆州刺史時梁岳陽王蕭詧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荆州儉於廳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音聲如鐘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問客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帬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擕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鄰睦內懷異計儉密啟太祖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其經略儉對曰今江陵旣在江北去我不遠湘東卽位已涉三年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荆州軍資器械儲積已久若大軍西討必無匱乏之慮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國家旣有蜀土若更平江漢撫而安之收其貢賦以供軍國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乃謂儉曰如公之言吾取之晚矣令儉還州密爲

之備壽令桂國燕公于謹總戎衆伐江陵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儉書曰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果如所言智者見未萌何其妙也但吳民離散事藉招懷南服重鎮非公莫可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公遷大將軍移鎮荆州總管五十二州儉舊嘗詣闕奏事時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奉公勤至皆此類也三年以疾還京爲夏州總管薨遺啟世宗請葬於太祖陵側并以官所賜之宅還官詔皆從之追封鄖公荆民儀同趙超等七百人感儉遺愛詣闕請爲儉立廟樹碑詔許之詔曰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言尋嘉尚弗忘于懷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即便給外今還其妻子子隆

長孫紹遠字師河南洛陽人少名仁父稚魏太師錄尚書上黨王

紹遠性寬容有大度望之儼然朋儕莫敢褻狎雅好墳籍聰慧過人時稚作牧壽春紹遠幼年甫十三稚管記王碩聞紹遠彊記心以爲不然遂白稚曰伏承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既歷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讀月令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自是碩乃歎服魏孝武初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齊神武稱兵而帝西遷紹遠隨稚奔赴又累遷殿中尚書錄尚書事太祖每謂羣公曰長孫公任使之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然其容止堂堂足爲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孝閔踐阼封上黨公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唯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爲意嘗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乃啟世宗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爲數故梁黃門侍郎

裴正上書以爲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創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爲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往復於是遂定以八爲數焉授小司空高祖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而懸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爲調首紹遠奏云天子懸八肇自先民百王共軌萬世不易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高祖竟廢七音屬紹遠遘疾未獲面陳慮有司遽損樂器乃書與樂部齊樹之缺後疾甚乃上遺表又陳之而卒帝省表涕零深痛惜之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弼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十四從征討有策謀勇冠諸將及長容貌魁岸風儀溫雅魏孝武初除征東將軍渭州刺史魏文帝嘗與太祖及羣公宴從容言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公宜各引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

有人次曰匡救其惡旣而出閤太祖深歎澄之合機而譴其次荅者後從太祖援玉壁又從戰邙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阼拜大將軍封義門公爲玉壁總管卒自喪初至及葬世宗三臨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褻與屢降恐乖禮典世宗不從澄操履淸約家無餘財太祖嘗謂曰我於公閒志無所惜公有所須宜即具道澄曰澄自頂至足皆是明公恩造卽如今者實無所須雅對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興常恐座客請歸每敕中廚別進異饌留之

兒字若汗性機辯彊記博聞雅重賓遊尤善談論從魏孝武西遷天和初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遷絳州刺史

斛斯徵字士亮河南洛陽人父椿太傅尚書令徵幼聰穎五歲誦孝經周易識者異之及長博涉羣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

居父喪朝夕共一溢米以父勳累遷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
廢缺徵博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錞于者
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
弗之信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徵
乃取以合樂焉六官建拜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從
高祖以徵治經有師法詔令教授皇太子宣帝時爲魯公與諸皇
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禮受業於徵仍並呼徵爲夫子儒者榮
之宣帝嗣位遷上大將軍大宗伯時高祖初崩梓宮在殯帝意欲
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帝竟不
許帝之爲太子也宮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被譴除名而帝
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內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月
各一笙每一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議之徵駮而奏帝頗納焉及

高祖山陵還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
尚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旣云聞樂明卽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
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荷高
祖重恩嘗備位師傅若生不能諫死何以見高祖乃上疏極諫指
陳帝失帝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獄獄卒張元哀之乃以佩刀穿
獄牆遂出之元卒被拷而終無所言徵遇赦得免隋文踐極例復
官除太子太傅詔修撰樂書開皇初薨子諺徵所撰樂典十卷

周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

金陵書局倣
汲古閣本刊

周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厙狄昌
田弘
梁椿
梁臺
宇文測 弟深

汲古閣 毛氏

赫連達字朔周盛(一作成)樂人勃勃之後也曾祖庫多汗因避難改姓杜氏達性剛鯁有膽力少從賀拔岳征討有功拜都將賜爵長廣鄉男遷都督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軍中大擾趙貴建議迎太祖諸將猶豫未決達曰宇文夏州昔為左丞明略過人一時之傑今日之事非此公不濟趙將軍議是也達請輕騎告哀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貴於是謀遂定令達馳往太祖見達慟哭問故達以實對太祖遂以數百騎南赴平涼引軍向高平令達率騎據彈箏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多有數村民方扶老弱驅畜牧欲入山避難軍士爭欲掠之達曰遠近民黎多受制於賊今若值便掠縛何謂伐罪弔民不如因而撫之以示義師之德乃撫以恩信民皆悅附於是迭相曉語咸復舊業太祖聞而嘉之悅平加平東將軍太祖謂

諸將曰當清水公遇禍之時君等性命懸於賊手雖欲來告其路無從杜朔周冒萬死之難遠來見及遂得共盡忠節同雪讎恥雖藉衆人之力實賴杜子之功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匹達固讓太祖弗許魏孝武入關褒敘勳義以達首逆元帥匡復秦隴進爵魏昌縣伯邑五百戶從儀同李虎破曹泥除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通直散騎常侍增邑幷前一千戶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又增邑八百戶除泉郡守轉帥都督加持節除濟州刺史詔復姓赫連氏以達勳望兼隆乃除雲州刺史即本州也進爵爲公拜大都督尋授儀同三司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循拒守積時後乃送款武問諸將進止之宜開府賀蘭願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窮兵極武仁者不爲且觀其士馬猶彊城池尚固

攻之縱克必將彼此俱損如其困獸猶鬭則成敗未可知況行師之道以全軍爲上武曰公言是也乃命將帥各申所見於是開府揚寬等竝同達議武遂受循降師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藍田縣公六官初建授左遂伯出爲隴州刺史保定初遷大將軍夏州總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廚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焉尋進爵樂川郡公建德二年進位柱國薨子遷嗣大象中位至大將軍蒲州刺史

韓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驍雄善騎射賀拔岳西征引爲帳內擊万俟醜奴及其枝黨轉戰數十合竝破之膂力絕倫被甲荷

戈升陟峰嶺猶涉平路雖數十百日不以爲勞以功授宣武將軍
子都督從太祖討平侯莫陳悅遷都督賜爵邯鄲縣男魏孝武入
關進爵石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戶加
通直散騎常侍果性彊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備能記
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間偵者果登高望
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太祖由是以果爲虞侯都督每從征行常領
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從襲竇泰於潼關太祖依其規畫軍以
勝返賞眞珠金帶一腰帛二百匹授征虜將軍又從復弘農攻拔
河南城獲郡守一人論功爲最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授撫軍將
軍銀青光祿大夫增邑九百戶遷朔州刺史轉安州刺史加帥都
督九年從戰邙山軍還除河東郡守又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
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爲著

翅人太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寍減飛將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宜州刺史錄前後功進爵襃中郡公魏恭帝元年授大將軍從賀蘭祥討吐谷渾以功別封一子縣公武成二年又率軍破稽胡大獲生口賜奴婢一百口除寍州刺史保定三年拜少師進位柱國四年從尉遲迥圍洛陽軍退果所部獨全天和初授華州刺史爲政寬簡吏民稱之建德初薨子明嗣大象末位至上大將軍黎州刺史與尉遲迥同謀破誅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畱圉人也曾祖紹爲夏州鎮將徙居高平因家焉祖護魏景明初爲陳畱郡守父襲名著西州正光中万俟醜奴寇亂關中襲乃背賊棄妻子歸洛陽拜齊安郡守及魏孝武西遷仍在關東後始拔難西歸賜爵平舒縣伯除岐夏二州刺史卒

贈原州刺史祐性聰敏有行檢襲之背賊東歸也祐年十四事母以孝聞及長有膂力便騎射太祖在原州召爲帳下親信太祖遷夏州以祐爲都督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岳諸將遣使迎太祖將赴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太祖微知之先與祐議執元進祐曰狠子野心會當反噬今若執縛不如殺之太祖曰汝大決也於是召元進等入計事太祖曰隴賊逆亂與諸人戮力討之觀諸人輩似有不同者太祖微以此言動之因目祐祐卽出外衣甲持刀直入瞋目叱諸人曰與人朝謀夕異豈是人也蔡祐今日必斬姦人之頭因按劒臨之舉座皆叩頭曰願有簡擇祐乃叱元進而斬之幷其黨竝伏誅一坐皆戰慄不敢仰視於是與諸將結盟同心誅悅太祖以此知重之乃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父事我後從討悅破之又從迎魏孝武於潼關以前後功封萇鄉縣伯邑

五百戶大統初加寧朔將軍羽林監尋持節員外散騎常侍進爵
爲侯增邑一千一百戶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
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又從太祖戰於河橋祐乃下馬步鬭手殺數
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
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遂圍之
十餘重謂祐曰觀君似是勇士但弛甲來降豈慮無富貴耶祐罵
之曰死卒吾今取頭自當封公何假賊之官號也乃彎弓持滿四
面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
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漸進可
十步祐乃射之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矟刺殺之因此戰數合
唯失一人敵乃稍卻祐徐引退是戰也我軍不利太祖已還祐至
弘農夜中與太祖相會太祖見祐至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

太祖心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以功進爵爲公增邑三百戶授京兆郡守九年東魏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太祖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戰於邙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俄授青州刺史轉原州刺史加帥都督尋除大都督十三年遭父憂請終喪紀弗許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賜姓大利稽氏進爵懷寧郡公魏恭帝二年中領軍六官建授兵部中大夫江陵初附諸蠻騷動詔祐與大將軍豆盧寧討平之三年拜大將軍給後部鼓吹以前後功增邑幷前四千戶別封一子縣伯太祖不豫祐與晉公護賀蘭祥等侍疾及太祖崩祐悲慕不已遂得氣疾孝閔帝踐阼拜少保祐與尉遲綱俱掌禁兵遞直殿省時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祐每泣諫帝不聽尋而帝廢世宗卽位拜小司馬少

保如故帝之爲公子也與祐特相友昵至是禮遇彌隆御膳每有異味輒輟以賜祐羣臣朝宴每被別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祐以過蒙禮遇常辭疾避之至於婚姻尤不願交於勢要尋以本官權鎭原州頃之授宣州刺史未之部因先氣疾動卒於原州時年五十四祐少有大志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嘗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邪言訖各大笑穆卽申公也後皆如其言及從征伐常潰圍陷陣爲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乃歎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敘其見知如此性節儉所得祿皆散與宗族身死之日家無餘財贈使持節桂國大將軍大都督五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莊子正嗣官至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祐弟澤頗好學有幹能起家魏廣平王參軍丞相府兼記室加宣武將軍給

事中從尉遲迥平蜀授帥都督賜爵安彌縣男稍遷司輅下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灃州刺史在州受賂總管代王達以其功臣子弟密奏貰之後爲邵州刺史不從司馬消難被害

常善高陽人也世爲豪族父安成魏正光末茹茹寇邊以統軍從鎮將慕容勝與戰大破之時破六汗拔陵作亂欲逼安成不從乃率所部討陵以功授伏波將軍給鼓節後與拔陵連戰卒於陣善魏孝昌中從尒朱榮入洛授威烈將軍都督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直寢封房城縣男邑三百戶後從太祖平侯莫陳悅除子水郡守魏孝武西遷授武衛將軍進爵武始縣伯增邑二百戶大統初加平東將軍進爵爲侯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累有戰功除使持節衛將軍假驃騎大將軍秦州刺史四年從戰河橋加大都督進爵爲公除涇州刺史屬茹茹入寇抄掠北邊善率所部破之盡獲

所掠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西安州刺史轉蔚州刺史頻莅三蕃頻有政績魏恭帝二年進爵永陽郡公增邑二千戶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靈州總管保定二年入爲小司徒四年突厥出師與隋公楊忠東伐令善應接之五年夏卒時年六十四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延夏鹽恆燕五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子昇和嗣先以善勳拜儀同三司

辛威隴西人也祖大汗魏渭州刺史父生河州四面大都督及威著勳追贈大將軍涼甘等五州刺史威少慷慨有志略初從賀拔岳征討有功假輔國將軍都督及太祖統岳之衆見威奇之引爲帳內尋授羽林監封白土縣伯邑五百戶從迎魏孝武因攻回洛城功居最大統元年拜靈遠將軍增邑二百戶累遷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戶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竝先鋒陷敵

勇冠一時以前後功授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從于謹破襄城
又從獨孤信入洛陽經河橋陣加持節進爵爲公增邑八百戶五
年授揚州刺史加大都督十三年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普毛氏出爲鄜州刺史威時望旣重
朝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頻領二鎮頗得民和
閔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枹罕郡公增邑五千戶及司馬消難來
附威與達奚武率衆援接保定初復率兵討丹州叛胡破之三年
與達奚武攻陽關拔之明年從尉遲迥圍洛陽還拜小司馬天和
初進位柱國復爲行軍總管討綏銀等諸州叛胡並平之六年從
齊王憲東伐拔伏龍等五城建德初拜大司寇三年遷少傅出爲
鹽州總管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二年進封宿國公增邑并
前五千戶復爲少傅其年冬薨時年六十九威性持重有威嚴歷

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門友義五世同居世以此稱之子承達嗣大象末以戚勳拜儀同大將軍
厙狄昌字恃德神武人也少便騎射有膂力及長進止閑雅膽氣壯烈每以將帥自許年十八尒朱天光引爲幢主加討夷將軍從天光定關中以功拜盪遠將軍奉車都尉統軍天光敗又從賀拔岳授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岳被害昌與諸將議翊戴太祖從平侯莫陳悅賜爵陰盤縣子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後從太祖迎魏孝武復潼關改封長子縣子邑八百戶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從破竇泰授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又從復弘農戰沙苑昌皆先登陷陣太祖嘉之授帥都督四年從戰河橋除冀州刺史後與于謹破胡賊劉平伏於上郡授潙翊郡守久之轉河北郡守十三年錄前後功授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又從隋公楊忠破

蠻賊田祉清昌功爲最增邑三百戶拜儀同三司尋遷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年出爲東夏州刺史魏廢帝元年進爵方城郡公增邑幷前四千一百戶六官建授稍伯中大夫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後以疾卒

田弘字廣略高平人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膂力過人敢勇有謀略魏永安中陷於万俟醜奴尒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歸順授都督及太祖初統衆弘求謁見乃論世事深被引納卽處以爪牙之任又以迎魏孝武功封鶉陰縣子邑五百戶太祖嘗以所著鐵甲賜弘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孤也大統三年轉帥都督進爵爲公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解洛陽圍破河橋陣弘功居多累蒙殊賞賜姓紇干氏尋授原州刺史以弘勳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太祖在同州文武並集乃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卽授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蜀之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各據所部未從朝化詔弘討平之又討西平叛羌及鳳州叛氐等並破之弘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矟朝廷壯之信州羣蠻反又詔弘與賀若敦等平之孝閔帝踐阼進爵鴈門郡公邑通前二千七百戶保定元年出爲岷州刺史弘雖武將而動遵法式百姓頗安之三年從隋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明年又從忠東伐師還乃旋所鎮吐谷渾寇西邊宕昌羌潛相應接詔弘討之獲其二十五王拔其七十二柵遂破平之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來附弘從衛公直赴援與陳人戰不利仍以弘爲江陵總管及陳將吳明徹來寇弘與梁主蕭巋退保總一作紀南令副總管高琳拒守明徹退乃還江陵尋以弘爲仁壽城主以逼宜陽齊將段孝先斛律明月出軍

定隴以爲安陽援弘與陳公純破之遂拔安陽等九城以功增邑五百戶進位柱國大將軍建德二年拜大司空遷少保三年出爲總管襄郢昌豐唐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薨于州子恭嗣恭少有名譽早歷顯位大象末位至柱國小司馬朝廷又追錄弘勳進恭爵觀國公

梁椿字千年代人也祖屈朱魏昌平鎮將父提內正郎椿初以統軍從介朱榮入洛復從榮破葛榮於滏口以軍功進授都將後從賀拔岳討平万俟醜奴蕭寶夤等遷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子都督普泰初拜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二年除高平郡守封盧奴縣男邑一百戶太昌元年進授都督從太祖平侯莫陳悅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大統初進爵欒城縣伯增邑五百戶出爲隴東郡守尋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遷梁州刺史從復弘農戰沙苑與獨孤

信入洛陽從宇文貴破東魏將堯雄等累有戰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從戰河橋進爵東平郡公增邑一千戶俄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從于謹討稽胡劉平伏椿擒其別帥劉持塞又從獨孤信討岷州羌梁企定破之除清（一作渭）州刺史在州雖無他政績而夷夏安之十三年從李弼赴潁川援侯景別攻閻韓鎮斬其鎮城徐衛城主卜貴洛率軍士千人降以功增邑四百戶孝閔帝踐阼除華州刺史改封淸陵郡公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二年入爲少保轉少傅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卒於位贈恆鄜延丹寧五州諸軍事行恆州刺史謚曰烈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雖好儉素不營貲產時論以此稱焉子明魏恭帝二年以椿功襲爵豐陽縣公尋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治小吏部歷小御

伯御正下大夫保定五年詔襲椿爵舊封回授弟朗天和中改封
樂陵郡公除上州刺史增邑并前四千三百戸

梁臺字洛都長池人也父去斤魏獻文時爲隴西郡守臺少果敢
有志操孝昌中從介朱天光討平關隴一歲之中大小二十餘戰
以功授子都督賜爵隴城鄉男普泰初進授都督從隸侯莫陳悅
討南秦州羣盜平之悅表臺爲假節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隴
城縣男邑二百戸尋行天水郡事轉行趙平郡事頻治郡頗有聲
績未幾天光追臺還引入帳內及天光敗於寒陵賀拔岳又引爲
心膂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臺與諸將議翊戴太祖從討悅破之又
拜天水郡守大統初復除趙平郡守又與太僕石猛破兩山屠各
詔一作者各增邑一百戸轉平涼郡守時莫折後熾結聚輕剽寇掠居民
州刺史史寧討之歷時不克臺陳賊形勢兼論攻取之策寧善而

從之遂破賊徒復與于謹破劉平伏錄前後勳授潁州刺史賜姓
賀蘭氏從援玉壁戰邙山授帥都督大統十五年拜南夏州刺史
加通直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增邑二百戶魏廢帝二年遷使持
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
孝閔帝踐阼進爵中部縣公增邑通前一千戶武成中從賀蘭祥
征洮陽先登有功別封綏安縣侯邑一千戶詔聽轉授其子元慶
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時大軍圍洛陽久而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
率兵禦之乃有數人爲敵所執已去陣二百餘步臺望見之憤怒
單馬突入射死兩人敵皆披靡執者遂得還齊公憲每歎曰梁臺
果毅膽決不可及也五年拜鄜州刺史臺性疏通恕己待物至於
涖民處政尤以仁愛爲心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啟辭意可觀年
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鐙馳射弋獵矢不虛發後以疾卒

宇文測字澄鏡太祖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頽祖麒麟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沈密少篤學每旬月不窺戶牖起家奉朝請殿中侍御史累遷司徒右長史安東將軍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魏孝武疑齊神武有異圖詔測詣太祖言令密爲之備太祖見之甚歡使還封廣川縣伯邑五百戶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爲公太祖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軍國政事多委任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除通直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大統四年拜侍中長史六年坐事免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行汾州事測政存簡惠頗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鈔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設酒餚宴勞放還其國幷給糧餼衞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爲寇汾晉之閒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

慶弔不復爲仇讎矣時論稱之方於羊叔子或有告測與外境交
通懷貳心者太祖怒曰測爲我安邊吾知其無貳志何爲間我骨
肉生此貝錦乃命斬之仍許測以便宜從事八年加金紫光祿大
夫轉行綏州事每歲河氷合後突厥卽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民
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
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
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
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
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十年徵拜太子少保十二年
十月卒於位時年五十八太祖傷悼親臨慟焉仍令水池公護監
護喪事贈本官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衣食之外家無蓄積在
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卽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擒

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遇赦得免盜旣感恩因請爲測左右及測從魏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志子該嗣歷官內外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臨淄縣公

測弟深

深字奴干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爲營伍并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乃大喜曰汝自然知此於後必爲名將至永安初起家祕書郞時羣盜蜂起深屢言時事尒朱榮雅知重之拜厲武將軍尋除車騎府主簿三年授子都督領宿衞兵卒及齊神武舉兵入洛孝武西遷旣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撫循所部竝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太祖以深有謀略欲引致左右圖議政事大統元年乃啟爲丞相府主簿加朱衣直閤尋轉尚書直事郞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

敖曹圍洛陽太祖將襲秦諸將咸難之太祖乃隱其事陽若未有謀者而獨問策於深對曰竇氏歡之驍將也頑凶而勇戰亟勝而輕敵歡每仗之以爲禦侮今者大軍若就蒲坂則高歡拒守竇泰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也不如選輕銳之卒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卽救之則竇可擒也旣虜竇氏歡勢自沮回師禦之可以制勝太祖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而齊神武亦退深又說太祖進取弘農復克之太祖大悅謂深曰君卽吾家之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度河涉洛至於沙苑諸將皆有懼色唯深獨賀太祖詰之曰賊來充斥何賀之有對曰高歡之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氏愎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以擒也此事昭然可見不賀何爲請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

其走路使無遺類矣太祖然之尋而大破齊神武軍如深所策四
年從戰河橋六年別監李弼軍討白額稽胡並有戰功俄進爵爲
侯歷通直散騎常侍東雍州別駕使持節大都督東雍州刺史深
爲政嚴明示民以信抑挫豪右吏民懷之十七年入爲雍州別駕
魏恭帝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六官建拜小吏
部下大夫孝閔帝受禪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吏部
中大夫武成元年除幽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二年徵拜宗師大
夫轉軍司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爲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兄
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在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獲時
譽性仁愛情隆宗黨從弟神譽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
亦以此稱焉天和三年卒於位贈使持節少師恆雲蔚三州刺史
謚曰成康子孝伯自有傳

史臣曰太祖屬禍亂之辰以征伐定海内大則連兵百萬繫以存亾小則轉戰邊亭不闋旬月是以人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橫戈請奮若夫數將者並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世而名成終始美矣哉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終之以不伐斯豈企及所致乎抑亦天性也宇文測昆季政績謀猷咸有可述其當時之良臣哉

周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金陵書局仿汲古閣本刊